

新 上 海 島 父

1953.12
期 刊 庫



浙江紹興東浦村
陳德峻珍藏

浙江紹興東浦村
陳德峻書鈐印

第 二 年 第 四 期

王西神 文書潤例

文例

壽序 每篇五十元
墓志銘及傳記 每篇一百元
頌誄雜文 每篇三十元
詩詞小令絕句 每首四元
聯句 每聯四元
▲如指定作何體及篇幅過長者均照上例加倍

書例

屏聯 每尺一元
（例如四尺四元五尺五元）
中堂 每尺二元
扇面 每幅十元
（以五尺計過此每尺加二元）
名刺及題簽 每條二元
墓碑連篆額 每件五十元
（以二尺見方為度）
外每尺加十元
扇面則書小楷或雙行屏則書四體書之數均照上例加倍
▲凡指定之件如扇面則書小楷或雙行屏則書四體書之數均照上例加倍
【先潤後墨】
【減潤不應】
丙寅十月西廂殘客王蘊 改訂於秋平雲室

收件通詢處 上海新聞報館 西門正風中學 北四川路橫浜橋丁興里
八十二號 各大樓扇莊

劍我女士鬻書直例

(乙丑春天台山農代定)

劍我爲老友徐卓呆夫人伉儷東渡學乃孟晉歸國後從余學書漢魏諸碑撫無不肖予老矣豈惟不足爲右軍青出於藍女士或爲未來之茂漪固意中事也茲以乞女士書者匯相接爲定直例如左

禮聯 三尺一金 四尺二金 五尺三金 餘遞加

屏條 視聯減半

中堂 三尺二金 四尺三金 五尺四金 餘遞加

橫幅 半幅視屏條例 整幅視中堂例

扇葉 一金 名刺書眉均同

匾額 每字一尺一金 二尺三金 三尺五金

壽屏碑誌等件另議

件寄上海法界貝勒路恆慶里內新天祥里八號

一鼎生奢戚



二鼎生奢戚



開 心 影 片 公 司

發 行

各 種 滑 稽 影 片

濟公活佛 (本三)	神 仙 棒 (本八)	凌波仙子 (本八)	隱 身 衣 (本三)	情愛之肥料 (本三)	臨時公館 (本二)
奇 中 奇 (本三)	雄 媳 婦 (本七)	怪 醫 生 (本三)	活 招 牌 (本三)	活動銀箱 (本三)	紅 玫 瑰 (本八)



新上海 第二四年 第四期 目錄

插圖（威奢生鼎一 威奢生鼎二）

新潮過渡錄……………范煙橋（四三）

強盜的來源……………陳雲柯（一）

賣老鼠藥的人……………卓呆（七九）

悵惘的夢境……………臺明（二九）

雪夜……………曹芝清（八五）

搬後的一封信……………張春儀（一〇三）

小說 大



●

觀

母死之夜…………… 靈心園 (三七)

卑鄙的虛偽…………… 少痴 (九九)

圓錢之味…………… 常步舞 (三二)

回吳朗公遺事…………… 朱榮齋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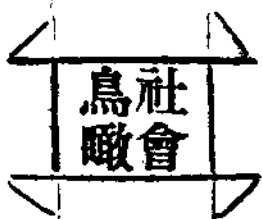
團告白壁上所見…………… 仙齋 (二五)

徐遊紀略…………… 伯龍 (五三)

北京的戲館…………… 陸祖鼎 (一一三)

介紹幾種新職業…………… 妙哉 (四九)

同衆天子故事…………… 榮齋 (三二)



社會
鳥瞰



天象誌異……………一燕（六八）

瓜皮帽故事……………三元（三四）

新食品之製法……………歐陽吟（三三）

對於上海的五希望……………何兆昌（三六）

阿拉轍談……………逸梅（九八）

戰事
齊盧第二次戰爭遭的悲劇十幕……………弁達（六九）

戰與愛……………蘇躍雲（九一）

近世格言……………龍士（四二）



同新題讀..... 逸 錄 (九〇)

◆ 個實際教育問題 O N (八七)

同上海人最歡喜..... 何兆昌 (五二)

圖大禮六下..... 紙張鋼板室主 (一〇二)

上海 上海娼妓之車輿問題 頽唐生 (六五)

研究 上海之行..... 潘 琪 (一一)

同愛與變的女子小心..... 鐘一燕 (五二)

圖美利堅之西風..... 逸 錄 (一一)



因發稿後

卓·呆·

- ①本期的「上海之行」·是一篇寫實的作品·雖屬雜錄·決非虛構·
- ②「徐遊紀略」已在本期完結·
- ③「齊盧第二次戰爭所遭的悲劇十幕」·下一期可以刊完了·「新食品之製法」亦然·
- ④本期所刊的「強盜的來源」下一期也就可以完的·
- ⑤長篇小記「明日之上海」暫停一期·另載一篇「賣老鼠藥的人」·讀者讀完後·可以給家裏的兒童們看·
- ⑥不肖生返湘·「回頭是岸」暫停二期



強盜的來源

陳雲柯

勉生平時等到廠中放工之後，他總到各處走走，或是和同事們談一天，纔回家。這一天他什麼地方都不到，走出工廠，就到家裏，因為他的妻子秀英有病，而且病得很厲害。

他走到他的破陋不堪的屋子，還沒跨進門口，就聞着他二個孩子在裏邊嚷道：

「媽快起來炊飯呀，肚子餓死了……」

「再等一回兒罷，你們的父親快要回來了，他來的時候，就有東西帶來給你們喫的，因為我不能起來燒炊，好寶寶，再等一回兒再忍耐一回兒罷。」秀英帶着呻吟聲說。

這時勉生已走進臥室。二個孩子見了，好似得到一件沒有見過的玩具般的快活。立刻奔近他的身旁，拉着他的衣角道：

「爺可有什麼東西帶回來給我們喫。我們肚子餓死了。」

他聽了這話，呆着半晌，竟說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二個孩子。二個孩子知道又是失望了，但是仍囔個不休。末後他弄得沒法了，纔勉強發出很沉悶的聲調道：

「好寶寶，再等一回兒再忍耐一回兒罷。」

他說了之後，就走近床邊，問他妻子的病可好些。

「我到沒什麼要緊。二個孩子今天一天沒有喫了，怎能過得去呢。唉。」秀英說。

「你昨天不是叫我到同事們去借貸嗎。我今天也會和他們說起。可是那些同事的景况，和我差不多。那裏有錢借給我啊。唉。照這樣下去。怎麼辦。」勉生很憂愁的說。

「那末廠裏呢。你也應該去說明自己的苦况。求他們將這個月的工資先幾天給你。也可暫時敷衍幾時。」秀英說。

「廠裏嗎。唉。」勉生搖搖頭說。又接着道。

我何嘗沒有向他們說過。可是經理總不肯。他說沒有這個條例的。」

「不肯嗎。——沒有這個條例嗎。——唉。二個孩子要餓死了。」秀英蹙着眉頭說。這時勉生的心中。比刀刺還難受。雙目祇望着二個孩子出神。一陣陣的思潮不定的在腦海中湧現着。——久而久之。終想不出一條可借錢的路。——陡的憶起一件事來。面龐上頓時露出一絲笑容。不禁自言自語的說道。

「我傻了。我傻了。我不是當貨棧的守門者嗎。貨棧裏一切的貨物。不是都由我監守嗎。貨棧中的貨物多着呢。我假使拏了一些到外邊去變賣了。也可作家裏一時的用度。他們一定不會知覺的。我何必不走這條路呢。」他說到這裏。略沉思了一回。又接着道。

「唔。做賊是最不道德的事。我何至於要做賊啊。我不這樣。我決計不這樣。但是：」

他這沒有聲音的話。還未曾說完。突見他的妻子向他瞟了一眼。嘆息着道。

「你呆着做什麼啊。就此沒有什麼法子了嗎。唉。二個孩子怎樣忍耐。」這幾句話。竟將他心中所不願意幹的事。使他不得不幹。他裏實行了。他決計要實行了。因為不實行。二個孩子要挨餓。秀英的病不會好。

「你們再忍耐一會兒罷。我出去一趟就回。」勉生立起來。很柔和的向二個孩子說。

「那裏去呀。」秀英說。

「設法去啊。」他談談的說了這話。就很迅速的向外去了。

他往常從家裏到廠中。總覺那途徑距離得太遠。這天不知怎樣一回兒就走到了。他兀自站立在那堆棧的門口呆着。尖銳的目光。不住的向四面望着。心口上很厲害的跳動着。神經頓時恍惚起來。似乎有什麼人已知他的舉動。埋伏在他不能見的所在要拏捉他一般。

他很急促的在腰際摸出了鑰匙。很慌忙的放進鎖眼裏旋轉。可是越慌忙越開不了。約莫過了半個鐘頭。好容易那堆棧的門已被他開了。他就奔至堆綢緞的地方。

擎了二匹綢緞。救火般跑出了堆棧。仍舊將門鎖上。飛也似的奔回家裏。身上掛滿了汗珠。呼吸也短促起來。坐在椅上。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你爲着什麼啊？」秀英很驚異的說。

他沒有回答什麼。仍是呆着出神。

「這手裏擎的是什麼東西呀？」秀英提高些聲浪說。

「綢緞。——」他很低聲的回答。

「綢緞嗎。——那裏來的綢緞。」秀英皺着眉頭說。

他又不回什麼。二個孩子見他手中擎着二包東西。表示出極愉快的神態。走近他的身傍。伸出嬌嫩的小手。向他手裏擎的東西亂扯。笑嘻嘻的說道。

「爺。這是什麼東西。可是給我們喫的。」

他現出很不耐煩似的輕輕地推開二個孩子。也不說什麼。立了起來。向外就走。一回兒手裏拿着許多可充飢的東西回來。分給二個孩子喫。又到藥舖裏買了些藥給秀英服。

「綢緞呢，掣到那裏去了。」秀英很慎重的說。

「已當了，還有念幾元錢，足夠二三月開支呢。」他說着，就伸手向衣袋裏摸出一支東西，向秀英的枕畔一放，伊心中已領會得他所幹的事了，再也不說什麼。祇深深地嘆了幾口氣，這天晚上，他不知怎樣在床上反反覆覆，不能夠睡熟，那腦海裏充滿了恐怖的思潮，一起一伏，似波浪般湧現着。天亮了，人們都起來工作了，他也照往常一般，一早起來到廠中去。

秀英的病漸漸地愈了，二個孩子有了喫，也恢復他固有的天真，很快樂的玩着，獨是勉生的心坎中，好似籠罩着一層幕翳，憑什麼也不能夠使他這層幕翳脫去，所以他沒有一次現過愉悅的狀態，即使有愉悅的事，他遇着也不覺得愉悅，他每每很留意守着他的隱秘，平素人稱忠極的——喜歡淡天的——變而為孤獨的——不輕易和人談話的人了，不論幹一件極平常的事，或是說一句無緊要的話，總是很拘束的，可是越是隱秘，越是顯現。

「勉生，你幹的事已被經理知覺了。」他的同事冷笑着說。

他聽了這話，好似當頭一個霹靂，面龐上頓變了顏色，心口也分外的跳盪得厲害。末後強自鎮定住，纔斷斷續續的說：

「什麼事：我沒有，幹過什麼呀……」

「事已被人知覺了，又何必隱瞞呢？——賊物都有啊。」

「我委實沒有幹過什麼事。」

「哼，還要抵賴，我爲着好心纔告訴了你，你明天到了廠中，就能明白的，他們正預備要送你到官廳裏去究辦呢。」那同事面上，表示出很自然的態度說：

「朋友：真嗎，唉，我早知道。」他說到這裏，喉音也啞了，再也說不下去了。立在路傍，好似隆冬天氣在大雪中般，滿身祇是發抖，目不轉睛的向他的同事注視着。

「我總算盡我朋友的責任，預先通知你了，廠裏隨你去也好，不去也好，以後的事，你自己去打量，再會罷。」那同事說了之後，向他點一點首，揚長而去了。他好似着了魔般向那同事走的影子望着，及到那同事走遠了，——望不見了，纔無

精打采的低着頭，一步步踱回家裏，向床上一躺，那時正是上燈的時候，人們都在那裏用膳了。

「躺在床上做甚，起來喫飯罷，時候不早呢，喫了飯早些睡覺，明天早些到廠裏。」秀英很和婉的說。

他不回答什麼，但聞着廠裏二個字，頓使他的心中加倍的難受。

「噢，爲什麼啊，祇是呆着。」秀英很驚異的問道。

「我喫不下，你們喫罷。」他說了，就翻身朝裏床睡着。

伊想要再往下問，無奈二個孩子在廚下鬧着要飯喫，於是伊立刻走到廚下，拿飯給二個孩子喫，喫好了飯，將碗箸收拾好了，扶着二個孩子，走到臥室裏，重新問他的究竟。

那時他的神經纔鎮定些，就將日間在路上遇到同事的話說了一遍。

「那末怎樣呢，唉，早知這樣，就是餓死病死，也勸你不要幹的啊。」秀英說，「事呢，總是我的不是啊，應該要受人的處置，不過——」他這話還沒說完，伊就

插嘴道：

「我看還是你跑到經理家中去懇求，或者他能够寬宥你也未可知。」

「這個……」他說了低着頭沉思了一回，又接着道：

「假使他不寬宥見了我就送到官裏去，那末你們三個又怎樣呢，不是又要受苦嗎，經理是最不講情的人，他憑對什麼事都是秉公無私的，以前廠裏有個同事，也是如此，就被他送到官裏去。」

「這樣看來，是不妥切，但是總想一個完美的方法。」

「還有什麼完美的方法啊，除非再……」

「再什麼？」

他放低了聲音道：

「再到廠裏堆棧中掣點東西，別的是沒有什麼計劃了，因為堆棧的鑰匙還在我的身旁。」

「那罪名不是更加重了嗎，人們不說你的良心不好嗎？」秀英很淒惋的說。

「這我怎麼不知。但是不如此。我們就不能生存在世界上。唉。你要想一想。若是事露之後。我們還能夠立足在這鎮上嗎。人們知覺了之後。誰願僱用我啊。那末我們不是不能夠在這鎮上得到生活嗎。除却走到別處去找事做。還有什麼方法呢。」他很鄭重的說。

「是不錯。應該早些進行。」伊說了微點一點首。

「我想就進行。你快些將有用的衣服整理一整理。我回來就走。因為更深的當兒。是沒有人知覺的。」他說了。就從床上立了起來。

「仔細些別被人見了。」

他將頭一點。翩然出去了。

這時的伊心中真擔憂啊。一壁整理。一壁發急。一淚也滑出來了。一伊恐怕丈夫這次出去。被人撞見了。怎生得了。伊愁極了。四肢都麻木起來。一些也不能動彈。便坐在桌邊的破椅上。呆呆的等伊丈夫回來。那時二個孩子都已熟睡了。

(未完)

潘·琪·

上 海 之 行



上 海 之 行

我這次到上海是第五次了。一共玩了四天。是二十六號十二點卅分鐘快車去的。在二十五號晚上。我還沒有想到上海遊逛的念頭呢。二十六早晨醒來很遲。同舍的朋友說。他們都已經吃過早飯了。「哦。已經吃過早飯了嗎。不是就要上課了嗎。呵呀。物理報告還沒寫成功呢。真糟糕。」

「哈哈。準是夜裏又做了什麼好夢呢。是蜜史李呢。是密史徐。我看你微笑的睡得很舒服。誰願意驚破你的好夢。哈哈。」

我想真好笑。「做好夢」。我那裏有做好夢的福氣。悲苦之不暇。何好夢之云也。爬起身子。向各個床上看看。都是空空如也被兒疊得整整齊齊了。無已。離開溫暖暖的被窩。提着鞋子下樓去洗臉漱口。

「真要命。第一課就是物理。報告不繳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現在離上課只有幾分鐘了。就是聖手來寫也寫不成功。真要命……肚裏又餓了。早飯是定吃不到。身上一個銅子也沒有。怎樣捱得下去……」在刷牙的時候

的。到不好意思發作了，他也急忙向我說Excuse we please, excuse we please.

思潮不住的起伏。一想到餓，果然覺得餓得非常……「拍」的一聲，肩膀

「報告成功了沒有……我第一課是不上了。」他說。「我嗎，同你一樣，好

上被人打了一下。漱盂內的水也潑了不少在衣裳上，我很生氣。掉轉頭去一看

我，我很餓，還沒吃早飯呢，我想教小王代我買山芋來嚼嚼。」

。卻是王君。是我同學了八年而與我性

★ ★ ★ ★

情嗜好無一不相同的王君，他並且是與我同經患難。——被揚州某校除名——

我們把宿舍的房門關上，王在抄物理報告。我在喝茶吃山芋看快活林。

同到南京來的。其中的關係如是。交誼當然比他人要較深一層。我一看是他打

了，我們卻到晚上才得到。」

「上海的升降機你坐過沒有。是和我們講的大致差不多麼。」大概他老兄想起昨天講的 *Liquid pressure hydraulic elevator* 。

「那豈有沒做過的道理。永安也有先施也有有什麼希奇。哦。提起永安先施。真濶。什麼東西都有得賣的。就是牠的一部分。已經比一店的還要多得多。呀。富麗堂皇。無物不備。我有空還想去會一會。」

「呵呵……」汪聽得出神了。筆也丟了不寫。「他媽的。我一定陪你去。」
「要去就去。」

「錢在那裏。」

「當去。」

「好。當當。你拿一件皮袍子同一個金戒子。我拿一件皮袍子同一頂帳子去當。好在帳子不掛也不要緊。皮袍子還不要穿。」

「好好。就這樣。」

「好好。」

開開箱子。皮袍子疊得很整齊的放着。這我還記得。是我母親在我要開學動身的時候。慢慢的疊好放在裏面的。並且爲我便利起見。最上是單的夾的最下才是棉的皮的。因爲天氣由暑假到寒假是

漸兒涼下去的。這樣放置。拿的時候要順便得多。唉唉。母親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我倒有點不忍心拿去當了。可是我向王說。『不要去呢。又要請假。請假還不知道允許不允許。並且下星期二又要考英文。不要去吧。』

『你總是這樣的。請假歸我辦。包你請得到。英文我也要考呢。』

『那麼我拿戒指和手錶去當好了。皮袍子我是不當。』

『也好。也好。我教小王當去。今天就走。』王喜歡得很。興匆匆的喊小王去了。

我把桌上的書籍雜物等等一齊放進箱。鎖了起來。把皮鞋油拿來。使勁的在皮鞋上一陣子擦。又把牙刷。肥皂。牙膏。西藥密。檀香粉。牙梳子……一一擺到小手提皮箱裏面。更跑到N.那裏去。問他有東西帶不。我說我要到創造社去的。請他爲我介紹鼎鼎大名的文學家。畫家。創造社大老板。新近愛上了一個少女。自己也打扮得和少女一般的E.君。他允我了。爲我寫了一封信給L.F.他請我在商務印書館代他買些Dandies and cup paper。我恐怕途中寂寞。又同他借幾本「創造月刊」和「幻洲」以備

讀讀。

到校迎着王君。說是小王已經回來了。他共當了十二元。我是十四元。我們一同到管理員那裏去請假。費了一番口舌。纔得了四天假。哦。你看王那時的那種得意情形。真是有趣得很。筆墨難以形容。

車子長蛇般的蠕動着。不怠的前進。但是每過一站總要停上一大會。以讓兵車。是以到無錫的時候。已是暮色蒼蒼了。這時坐在我左近的那個短髮長袍沒有伴侶的女郎忽然向我說。「真茹下不下」她不知是那裏的口音。我一句也不懂

。同車的也有幾十。也沒有懂她的話的。她也是面紅身赤。又羞又急。後來她掏出自來水筆與一張信紙。寫在紙上給我看。哦哦。我才曉得她問的真茹。她却念做好像「正義」一般。我那裏能懂呢。我寫給她看「這是快車。到真茹不停。但是真茹離上海祇有幾十里。坐黃包車也得去。」她望我點點頭又說了一句話。大約是謝謝我的意思了。我也望她點點頭。

「暮煙疎雨過闔門」。我已無心看書了。不時同她筆談筆談。原來她是廣州人。到南京纔一星期。在某女校求學。因

爲言語上太感困難。實在是煩惱之至。她本想回廣州去。但是校長不許。無已。她一項東西也不帶的逃了出來。想到真茹某大學尋她的表哥去。她姓張。她的表哥姓T……大概我們太親密了。同車的老輩們都現了些不耐之色。這也難怪。他們到底比我要大十幾歲。他們的腦筋至少要比我舊幾分。他們的世界是「男女授受不親」的世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忽然談得很投機起來。這豈是他們所看得入眼的呢。惟獨我的朋友王君。他也對我時示不滿。這定是完全嫉妬之心了。

「現在是在下雨嗎。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她寫好後。歪着頭兒給我看。她並不肌白如霜。骨格上肉的勻平上。也不能說是上乘。她的腰肢。也並不多着藝術家所說的什麼曲線美。然而她是美。她很美。她之美。美在她強健的身軀。美在她血富的雙頰。美在她微笑時的笑渦。美在她活潑玲瓏而無一些淫蕩之態的天真。

「是。在落雨。現在是大約十點多鐘了。」慚愧。我的錢已托人代我暫管。我以意度之的告訴她。

「你們到上海是住客棧嗎。」

「是的。你呢。你真茹今天怕是去不成了。你上海有親戚嗎。」

「沒有呀。你們是住什麼旅館。」

「還沒有定。你同我們一同走好嗎。」

我見她小羔羊似的孩子氣得可憐。她又
是寂然一個人。一個單身而又言語不通
的女子一個人去開房間。我覺得不無危
險。便仗義的向她直說我的意思了。

「好。好。」她好似黑暗中得了光明。

「喂P.君。上海的車站真不小。你到這
邊來看。」我到忘記了我的朋友了。他
恐怕是見我們談的太高興了。性的嫉妬
使他刻刻想使我們分開。

「上海的路你認識麼。」我編不際王。
仍是我們談我們的。

「不認識的呀。」她笑得很嫵媚的說。

這時我們已不用筆談了。她的廣州話我
也大略可以懂了。

「P.先生。王先生在喊你。」

「唔。唔。」

我走到王身邊去問他什麼事要急急的喊
我。他回答的才好呢。「我看不下去。
哈哈。」司馬之心路人皆知。「我是癡
子嗎……你不應該冷落我。」

「咳。我的心很清白。你不要白費心思
。」

「哎呀好人。」

「不要作急。她還同我們同住一個客棧呢。」

「真的嗎？」

「誰哄你？」

「好。好。回去告訴郁君他是一定也不肯相信。」

車抵上海。是夜裏十一點鐘。北站車站之大。實在在滬寧滬杭兩路上無一能望其項背。一路上燈光雪亮。同白晝一般。旅客擁擠。人聲噪雜。還是同從前一樣。決未因特別戒嚴而稍為冷淡一些。我們——我他她——從人叢中擠了出去。

跳上五路電車。飛馳電掣直奔大馬路而去。途中他她精神興奮得很。左顧右盼。好像小孩一時得了十數件玩具。不知如何才好。

我們先到新旅社去問了問。說是沒有房間。我想住小客棧怕要被她笑的。不如此。到了惠中。但是只有一個房間了。我們面面相覷。我想教她與我們同住在一處。然而我不好啟齒。

「你怎樣。一齊住好麼。」王或者以為這是一個機會。不顧一切的說了。我倒佩服他膽大。

「好好。」

房間是兩塊五角錢。房裏有兩張鐵床。應用的東西是應有盡有。裝飾得也考究非常。臨窗便是馬路。車水馬龍。行人如織。熱鬧之至。隔院聲聲絲竹。一串嬌喉。歌唱之音。時時隨風而來。她都伏在窗欄上觀看。我在取出我們帶來化粧用品以及隨身要換的幾身衣褲。晚飯是沒有吃了。教茶房買了雞蛋糕來吃。

十二點鐘敲過。王已睡去。我們仍用筆伏在電燈光下的大理石桌子上寫着談。
「P.先生請你原諒我。我不姓張。我是姓C呢。先前怕有壞人。以是我哄了你

了。請你原諒我。」

「不要緊。不要緊。我不怪你的。我很贊你的心細。」

「謝謝。王先生是你的貴同學嗎。你在什麼學校上學。」

「是的。他是我的同學。我們在L函學校上學。你現在多大了。」

「十八。你呢。他呢。」

「都是十九。你的通信處可以告訴我們嗎。我想和你以後常時通信。」

「可以的。可以的。廣州△△社△△里第△號O△△收。」我很願意和你們做朋友。怕你們要嫌我不學無術的吧。

你的通信處是那裏。」

「做朋友我是求之而不得的。我的通信處是『揚州△△巷。』你一到真茹你當寫一封信把我。我是很不放心你的呀。」

「當然當然。P.先生我很感謝你的厚意。」

「廣州有上海繁華麼。」

「廣州也頗熱鬧。你頂好到廣州頑頑去。我可以竭力招待。」

「好。設若我到廣州。我一定去找你。你家裏有什麼人。真茹的表兄有多大了。」

「他在幾年級。」我一提到她家裏有多少人。便想起了她曾對我過她有個表兄

是在真茹的。總覺得心裏有點不快。也不知是何原故。

「我無父無母。我有四個哥哥。有三個在日本。有一個在N公司。表兄十九歲了。他在某大學附中高中一年級。」我心裏稍為有點慰然。

「我們睡吧。」

「睡吧。」她笑得格格格的。

「P.先生請你出去一會。我要解手。」
「就是。」

★ * * * ★

我一夜也不會睡熟。好在電燈是通夜不息的。我便倚在床欄上看書。我聽見打

三點四點鐘，我看見窗外漸漸白了，我聽見外面已有倒馬桶的聲音。

「P.先生你已醒了嗎？」她拉開帳子，伸出頸子，雙手揉着眼睛，睡眼矇矓的對我說，她祇穿了件沒領的半臂，豐滿的雙趺，也露在被外。「哦，真用功，看書呢，哈哈，王先生醒了不會。」

「恐怕還沒有醒吧。」

「什麼，我早已醒了。」王突然的說，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們一同吃完早飯，飯後到武昌路去尋她的表姐，尋到她的表姐呢，便住在她

的表姐那裏，尋不着呢，就再到這裏來

。請我們送她上火車站到真茹，我們把她送到門首，看她上了車子，車夫拉得如飛的去了，直到不見她的影子，纔快然回去，王說他將到大馬路去看看來往的汽車順便望望久已渴慕的三大公司，我呢，取出N.的信來，到創造社去訪L君，並進謁已通信而未見面的潘漢年兄，我同他約定十點鐘在旅館裏會，先到先等。

尋到三德里了，里門口有個創造社出版部的洋鐵招牌，推開A十一號的門走進去，在一間屋子裏，四個少年在閒談。

四壁全是書架·架上滿佈新書·

「請問這裏有個姓葉的麼·」

「是葉靈鳳不是·」

「不錯·」

「他便是葉靈鳳·」另一個少年指着先前和我說話的那個西裝少年對我說·

「哦哦·足下便是葉君久仰得很·我有一個朋友N.君托我帶一封信給密司忒葉的·」

「噢·」他拆開信看了·他果然像個少女·身體不高不矮·可以說是修短適中·皮膚很白·一雙拿着信的手兒·真是十指尖尖·美女般非常秀美的面上·架

着付近視眼鏡·頭髮向後梳·刷得烏光漆亮·這時他微笑着·睜開塗朱似的唇子·露出排貝般的牙齒來·

「P.先生是從南京來的·常和N.在一處麼·P.先生台甫是……」

「我叫樹聲·我和N.相距甚近·所以是時相過從·」

「噢噢·」

「請問有一位潘漢年君在這裏麼·」

「他是在後面一個弄子裏·乃二十二「幻社」內·」

「……………」

「我要走了。我找潘君去。」

「請多坐一會兒。你那天走。」

「大約還有兩三天。」

他送我到門口。「不送不送。」

「再會再會。」

這時又下小雨了。煙雨迷濛裏，我又到幻社了。潘君正在那裏看書。他身軀雄壯。姿態英武。與葉之斌媚溫柔。似又各有勝處。我們寒暄之後。我便請他恕我春間對他無理的。那事是這樣的。我前歲喪了個小妹妹。我的三妹曾做過一篇文字哭她。我看她寫的還不錯。便替她寄到小朋友周刊社裏去。忽然有一天

同時有兩封信來。一是小朋友社發來的。一却是創造社出版部寄來的。前者的信裏。大致說是那篇文章很好。可惜太傷感了。小朋友恐怕不能登。(?)後者的信是一位姓潘的寫的。他說他曾見過那篇稿子。覺得是很優美的性情中文字。他很不服氣小朋友爲什麼不能發表。他說他倒願意在他辦的「幻洲」上爲我刊登。如若願意的時候。速回一信。不然。謹將原稿退還。哦他那封信是何等懇切真摯。我不該把這事當新聞般的告訴你。我並加了許多頭尾。說那篇稿子是我做的。我的名字便是北筠。唉

·做那篇東西的我的妹妹已是死了。我更不該用她的名字寫了許多信與他開玩笑。這事後來又被無聊的小報編輯曉得了。他們無中還能生有。何況這事又是我親口道出的呢。他們便胡綴了一段登在他們的報上。更寄了一張給潘。潘來信了。責我不應對他如此。唉唉。我現在真恨。當時爲什麼不把真像告訴他——

導我。勸我速些覺悟。這樣下去有什麼好處。我再一回想。果然是惶恐異常。抱愧奚似。我若仍是執迷不悟我又豈能對得住我的長友。而且細細想來。自己也覺得無味。於是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說明我一切的虛偽的經過。請他恕我無意識的胡鬧而仍同我做朋友。他——

·又花言巧語的拿話唐塞他。我也不想想人家待你有什麼地方錯了。你一再而三玩弄他。而他呢。來信仍是殷勤的開

「不要緊。不要緊。大家既已把話說開了。一點事情也沒有。倒是我恨那小報的編輯。不應如是侮辱我。」——我爲此事很有許多友人寫信來責我。我本擬做一篇文章去辨白的。後來想想和他們辯

日真無味。所以也就拋之腦後了。」

「那總是我的不好。」我真又羞又愧。

「哈。不必介意。我一些不怪你的。」

「……………」

「你是今天來的嗎。住在什麼地方。」

「昨天晚上十一點鐘才到的。住在惠中。」

「好。我午後要去看你。」

「我午後怕要到美專去的。還是我明天來看你吧。」

「也好也好。」

「你現在很忙嗎。你編幻洲。」

「也沒有什麼忙。也沒有什麼忙的。哈。」

哈。」

我告訴他遇見O的事情。他說恐怕有什麼危險吧。上海關於這樣的事情是很危險的。他說話時正直誠意。懇切的態度。我感動非常。呀。設若我能同他在一個處過許多時呀。我當快樂不少。得益不少。

「這是畫的揚州的風景嗎。」我看見壁上掛的幾幅風景畫。好像是揚州的景色。

「不錯。是葉靈鳳在揚州畫的。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密忒司N。請我帶一封信給他。所以剛才纔認識。」

又談了一陣，我恐怕他事忙，我便辭去了。他冒雨送我出來，又送我兩本已出版的「幻洲」。

到棧房裏，王已待我多時，他把我埋怨了一陣，說我不應到此時才回來……我們計算了下子 Mr. Day，哎呀，祇有十八元幾角了，房錢連小帳早飯並起來又是個四塊，回去的盤費連食物以及進城時的汽車費又是個七八元，這兩天簡直不能再住棧房……王提議換個小些的地方去住，房錢當省得不少，我附議了，便搬到四馬路蘇台去，午後他是到神仙世界，我是到斜橋美專去訪友，在

美專一直談到五六點鐘，我才興盡歸來，到神仙世界尋着王君，他正坐在那裏喝茶呢，他的雙目不住丁着女茶房轉，所以我走到他背後他還不覺得。

「你看她們的 Hair 如何，王。」

「着實不錯，着實不錯，揚州的 Who-
那裏能及她們。」

「……………」

我們一齊到大世界，在那裏把王君真忙死了，想聽羣芳會唱，又想看電影，我只坐在一處打五音。

歸去很遲，四馬路兩旁站滿了賣淫婦，她們華裝麗服，牠們塗脂抹粉，她們故

塊洋錢往桌上一慣。逃也似的跑出去。到家王問我那裏去的。我也不答。納頭便睡。

第二日我們一齊去找L。她告訴我們她不到真茹了。她將在上海北京路某女校求學。教我們以後寄信。可直寄該處。午後我到一個親戚家去借了十塊錢。在永安代N.買了手工紙。又代我的J.買了一付手套。以便寒假時回去送她。晚上是在百星大戲院看拿破侖。趣味異常濃郁。我們爲天氣太涼。身上衣服又過單薄。所以決定明晨回去。在次日午後三時四十分鐘。我們又到

了龍蟠虎踞帝王之都的南京城了。

十月卅一日夜二時成於洋蠟燭光下。時衆人皆睡。惟我獨醒。乘筆直書。豪興不淺。





悵惘的夢境

臺·明·

天空滿覆着一排令人感到不爽快的灰黯的雲。顯見一陣直瀉大雨快要倒下來了。這當兒震動地層的雷響。一定是免不了的。但是心裏十分搖撼的我。將要扶住母親壓驚吧。然而母親也是和我一樣具這脆弱的心。至多不過不是孤零零的顫動而驚慄着吧了。

我十分憂思的時候。無端烏雲卸掉。我只願快樂。真是從來未有的一種快樂。陽光從白雲裏挨出來。渾靜而可愛的賦媚一般。遠遠的過來一朵朵淺藍的雲。把天空張得如明透的一種翠色。盡蓋着那一帶的明湖青野。

我獨自走着。望近那山頂。但是不知向那一路去的好。躊躇徘徊之間。前面來了一個年紀半老的。他是紙色的面孔。唇上微微有些鬚根。走路的時候。擺着很規

整的步調。比我的叔父略微矮而且胖一些。

「父親呀。怎麼你獨個的也在這荒野的路上。」我心裏盤算着。滿是一種疑問。因為我自己深切的知道。我從未見過父親的一面。唉。有只有那記憶回不起來的在母親懷裏甜蜜的吮吸着乳頭的時候了。可是他怎麼竟像我想像中的父親的模樣呢。我自想着的時候。不好意思再近前一步。他卻微笑的迎着過來。呵。我簡直是暈去了。

「讓我親一親你的唇吧。寶呀。你竟這般的長成呢。回去。你告你母親。我很安樂着。叫她也要爲生活而保重呵。」

音調是何等的低弱。只能彷彿聽聞這樣的意思了。

呵。那裏有。我父親的影蹤。原來是我走近溪畔。濃沉的樹影搖拽着罷了。

渺茫的悲哀。悵惘的哀思。我只是注着溪面的微波。呆着不知所措。

呵。失去悲哀的創痕。深刻在我心的深處了。

溪畔呵。我的釣竿呢。這是我們的園地的清池。這雖不是我的私有地。却的確是

我和小弟弟常玩的處所呢。不得謂私。也得謂我們的園地。呵。失去悲哀的創痕還深刻在我的心頭。雖然已經清醒的回復過來。再也不能擦去。在我帶些躁氣的。反側於那意暖的被窩中。過去這複雜組成的夢境後。至今猶存餘思。

❀ 錢之味

常步舜



- 賣魚的錢.....鹹
- 賣醋的錢.....酸
- 愛情的錢.....甜
- 軍閥的錢.....辣
- 兵士的錢.....腥
- 文學家的錢.....苦
- 女明星的錢.....香
- 賣豕（諧音屎）的錢.....嗅



價值的夢境

卷一

朱夫子故事

朱榮燕

在南宋時代·聽說我們的黃巖·人煙很是稀少·距今南城外五六里·有個老人精每日在這地方賣草鞋·凡是遠方來的過客·不知原由·買了牠的草鞋·穿了上足·到夜裏一定要送回來供牠享受·是萬沒有逃脫的·朱夫子貶謫到台州·聽有這個消息·便出去訪查·到得地方·果見有一個賣草鞋的老人·有張惶欲遁之色·朱夫子忙上前把老人的手抓住·問牠底細·老人哀求釋手·夫子不允·老人沒法·祇得把實情告訴·苦求釋放·願將金玉美女酬謝·夫子心不為動·繼言尙有石渠典籍·係前朝遺本·乃夫子所欲得而未見者·亦願移贈·以酬大德·夫子微為一動·一轉瞬間·已無復老人的踪影了·自此患害遂絕·後人追念恩德·建祠以祀·俗所謂禦崇院·即今之樊川學校是也·

中西錄
譜指南

新食品之製法

京江廚業公會評判長歐陽吟研究註解
上海中西大菜研究會會長葉智化述校

• 炸燻法 (不許轉刊)

第十一樣 燻花蛋夾玉 (新法)

燻花蛋夾玉一物。是鄙人最新發明的食

品。其法係拏烏骨雞蛋。和大洋菜。上

白麵粉等。合成的。其烏骨雞蛋生出時

。形如鵝卵略太。此物亦可煮食。而且

又可滋補。但海上人氏。對於此物。注

意者。尤少。滋可惜也。現今在下。將

他的製法。和購蛋的地點。以及用物用
料等。寫明於後。望讀者諸君從實研究
之。為荷。

甲 用器

一 爐鍋各一只。

二 鏟刀各一把。

三 燻鍋燻架各一樣。如舊鍋須洗淨可代

用。

四花模型數只。此物武昌路廣東馬口鐵店有賣。

五鐵絲罩一把。

六大號洋磁碗一只。

七打蛋機一把。若無打蛋機。竹筷亦可

代用。

八西式盆子一只。

九大小碗各一只。

十竹筷一雙。夾方塊洋菜用的。

乙 用料

一烏骨雞蛋三十只。製法詳後。

二雞油半磅。熬好盛碗候用。

三方塊洋菜二條。此物無從購買。祇有

余家有之。若各界欲製者。請附郵票二角。或寄本雜誌最新者二冊。即當

奉上不悞。

四上白麵粉四兩。用瀘酒篩過候用。

五外國火腿三兩。用刀切成薄片候用。

六新鮮牛奶一茶杯。和拌麵粉蛋白用。

七久大精鹽二調羹。

八泡過的茶葉二兩。

九甘草茴香一兩半。

十爛黃糖一兩半。

以上三樣是燻的時候所用。

丙 製法

一先將烏骨雞蛋。打破壳。盛於洋磁碗

內。然後用打蛋機將蛋打勻。再加入牛奶。麵粉。精鹽。再打和。見他發泡數倍為度。便做第二手續。拿熬好的雞油下鍋燒熱。便拿花模型在油鍋內試過。便行第三手續。拿調羹。將蛋白倒入半花模型。便拿二片外國火腿。一片洋菜。夾入當中。再將蛋白汁。澆於上面。便可投入油鍋煎之。見他發黃為度。即用鐵絲罩撈起。再造同樣的手續再煎。約四十只左右。即可燻製。

丁 燻法

一先用茶葉鋪於鍋底。然後拿甘草。茴

香。爛黃糖等。倒入鍋中。再將燻架置於鍋上。將煎好的花蛋鋪平燻架。即塗以雞油。急關鍋蓋。便行第二手續。拿草團引火。在鍋底下燃燒。鍋熱。加糖汁和茶葉。甘草茴香末等。發出香氣。沖騰蛋內。便可翻身。俟他四面發黃。即可取出食之。美味清香。就是無論什麼點心。都不及他這樣的

戊 注意

本製品的洋菜。切不可用水洗汰。就是食過的茶葉。也要晒來。愈乾愈好。再者洋菜的片子。切來與銅元那樣的大小

· 厚薄· 請注意爲荷· (未完)

有賣· 其餘在下是不知道的· 我是不敢

(附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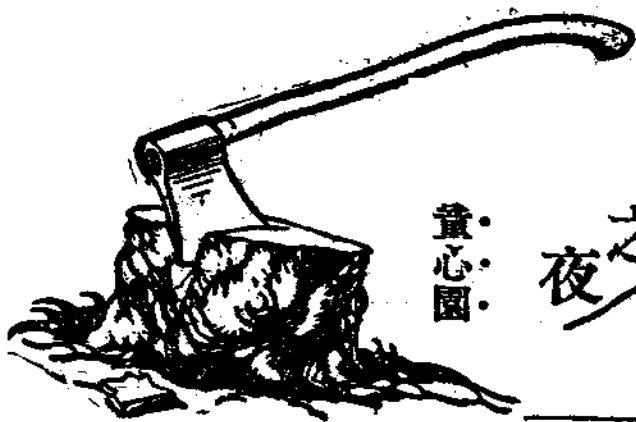
亂寫· 望你們指教罷·

烏骨雞蛋祇有虹口小菜場· 野味攤頭上

對於上海的五希望

何兆昌

- (一) 希望實行收回會審公廨
- (二) 希望多設公園以備人民公餘閒散地
- (三) 希望境內無一遊民人人有相當之職業
- (四) 希望永無盜劫等事發生
- (五) 希望改革一切不良政治



童·心·園·

母死之夜

在七年前的陰曆十二月十九日的晨間五時。我的桂姊患喉症死了。死的地點是在閩北寶山縣界的中國公立醫院。我們到了下午六時光景，便草草地把她入殮了。與桂姊同一天進該醫院的便是我粉身碎骨而不能報的母親。她患的是喉痧兼紅痧。當我們在外面太平間爲桂姊祈禱唱詩入棺的時候。隱隱地聽得母親在床上轉輾不安的呼痛聲。我們的淚便滾滾而下。唱的一首「我家在天」是早已不成調兒了。在七時光景我們是不得不回家了。喉症是極易傳染的惡症。我們都用藥水淨了喉後。向她告辭。她的神志是始終清靜。還叮囑着我們途中留意。據醫生說她今夜是決不妨的。所以我們都去了。但是我們的心是誰能安安地的離開她啊。

豈知民國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晚間八時過幾分的一別。我們便從此再不能與我們至親的母親見面了啊。萬不能忘這傷心的「十二月十九日」啊。

那一年我真苦悶得極了。因為家裏除了母親桂姊患喉症外。還有小弟弟也臥病在床。所以依了老父的命令。到了寒假。仍住在校裏。校裏到那時是怎樣特級的清冷。與我一同過此寂寞的生活的是祇有二個沒有家鄉的茶房。日間獨自逛逛馬路看看報紙。或闖到任何圖書館裏去閱一些雜誌。到還可以。到了晚間孤軍單地睡在五層樓的宿舍裏。那纔是無

上的苦悶。

所以自醫院裏出來。我們到星門哥家裏喫了晚飯。我又要去度此單調的生活了。心中的不願是真不願啊。

跑到校裏已快將十時。二個茶房靜寂地坐在他們自己的房裏。見我來了便都起來招呼。悲哀佔滿了心的我。向他們點了點頭便一聲不響的向自己房間裏走去睡了。

四圍的空氣是多麼的寒冷啊。外面北風拚命的在發威。百葉窗在格格作響。圍在被裏的我兩齒還凍得在打戰。手足是更不必說冷得如冰。把身子曲做了一團

但是還要發抖。斗想起母親身健的時候。我若住在家裏。她是早已給我預備好熱水瓶等。決不捨得他親愛的兒子。這樣睡着冰一般的冷被。再想她現時在醫院裏的情形。竟不得不掩臉的哭起來了。

啊。北風益發來得呼呼地緊了。風過處刮得飛沙走石。在一處三面環山的海灘上。我獨自戰索索地逆風走着。臉上打來了許多沙石。回首看看高山險嶺的深谷裏。黑影在裏面往來蠕動。仰起頭來望望天空。只是混茫黝黑。祇有團團烏雲。隨了北風南去。前面是一片汪洋。

陰見怒潮滾滾不絕的向海灘上衝來。遇石四濺。好似飛花一般。

這樣的情形真是可稱得「陰森」二字。雖然單單地祇有我一人。但是並沒發生微些的恐懼。祇冒了風沿了海灘前去。遠遠地溟溟濛濛見有一個黑影兀自的不動直立在一塊高險的石上。

忽地裏一陣旋風「許」一聲的吹來。我的身子便似臨空一般。在空中東蕩西飄。啊。待再腳踏着地張開眼來時。我卻已在那高險的石塊下邊。仰首看時。石上直立着的那是我那臥病在醫院裏的母親。

「啊，媽……」她四散的頭髮，遮掩了一臉，在隨風飄舞。面色是灰黑帶青，兩眼圓睜，衣服是穿得襤褸不堪，東補西補，我真幾乎要認不得她便是我的母親了。『你怎樣在這裏啊。』

在這種大風潮之下也決不能過去……」
「唉，但是我一定要去，誰再管得這許多……」
「啊，媽，你是萬萬不能去的，就是給你有船隻渡了過去，但是那邊的情形怎樣，你又沒熟悉，或恐是荒山野地，陰森的情形較這裏還甚，或再有豺狼虎豹，毒蛇猛獸，出沒其間，侵害路過的人。啊，我終不願你獨自的過去啊……」

她搖搖頭一聲不響。
「媽，你立在這裏什麼啊。」
「我要到那邊去了。」她把手指指海的方向。

……」
「唉，我是不得不去了，我也不再懼怕什麼了，我現在要去了，一定要去了，但望你們都和和睦睦在這裏平安的過

「什……那邊，那邊怎樣好去啊，你看這樣大的海水，怒潮如奔馬樣的激盪，更兼寒風這樣鑽骨的刮着，你怎樣好過去啊，海裏又沒有船隻，就是有船隻，

……」
「唉，我是不得不去了，我也不再懼怕什麼了，我現在要去了，一定要去了，但望你們都和和睦睦在這裏平安的過

「活着吧……」

「你說什麼啊·你終不能過去·媽……
你就是要去·我便……但是你終不能去
啊……」說到這裏她已自石上躍下·
啊·呀·我急急的追前把她用力拉住·
但是她的力氣這時卻非常的大了·我竟
會止她不住·隨了她漸漸的趕向海裏走
了去·我急得狂呼着求救·但是冷風兜
面撲來·張開了口·卻始終未曾呼出聲
來·
一步一步的前進·水漸漸地沒至腰部·
天哪·我怎樣這般的不濟·竟拉她不動
·我那時是只有拚命的哭泣·

天空的烏雲·忽壓向下來·捲得眼前黑
暗更甚·山谷中發出轟轟的雷聲·振耳
欲聾·狂風一陣斗起一個巨浪·好似冰
山一般罩向我們的頭上來·執着母親的
雙手不禁一鬆·可憐我親愛的母親竟隨
波而去了·我急得向海內撲去·卻又起
一個巨浪·打得我迷迷糊糊的暈了過去
·
醒後來驚駭萬分·看看手錶卻還未過十
一時·格子窗仍在響着·寒氣是有增無
減·可憐這一夜終是心驚肉跳·沒有安
適的睡去過一時·
明日清晨一早便趕到家裏·看看老父這

幾天憂愁得怎樣了。到家裏還未坐得十分鐘光景。青年會的茶房（家兄在青年會服務）來報告說。『老太太昨晚十時多些在醫院內過世了』

（完）

近世格言

龍士

只聽價錢高。就是貨色好。
面孔漂亮。行頭神氣。外國話懂一些。三者是交際的原
素。
特別大廉價。是經營賺錢的唯一方法。
不懂自由戀愛。在社會上無足地。
戰場上的死屍。沿路的難民。是打仗的優等成績。
專治梅毒醫生的發達與否。視急色兒的多寡而定。



新潮過渡錄

吳江 范烟橋 著

第十三回

捷報泥金功名心熱

勤翻講義立憲夢酣

到了宣統元年的春天，三月上旬，學部把各省學堂出身的獎案發表了。同里兩等小學堂的畢業生，都照例得了廩增附三種出身。本來這個頑意兒，不過是政府恐怕人民對着舊時科舉功名，未能忘情，因此定下這個虛獎。中學堂畢業，還獎給貢生。高等學堂獎給舉人。大學堂獎給進士。和留學生的洋翰林，一樣是新舊過渡時候的產物。可是那些三四十歲的人物，非常贊成，以為如此讀書，纔有道理。這也是四五百年思想上薰陶得不可磨滅的緣故。道生接到了這個公事，也着實起勁。把原文用謄寫版印在紅紙上，四處張貼。一面通知各家屬，就中有一個姓章的，自己也是個老學究，平生考了好幾次，還是一個秀才。連廩生也不能補着。科舉停了，他別的倒並不在心，只可惜沒有

做過廩生。沒有到手過二百錢的保結費。因為新秀才進學。照例要廩生保結的。如今他的兒子章文炯。倒輕輕的得了一個廩生。雖是新廩生不比舊廩生。但是名義上一樣是廩生兩字。沒有軒輊。因此格外有興。便招了報房。寫報單。上面寫着。

捷報

貴府少老爺章印文炯

高等小學堂最優等畢業 奉

江蘇提學使解 詳准

學部獎給廩生

一樣敲着鑼。報到幾家親戚人家去。真是舊話重提。其餘幾家也如法泡製。鎮上着實鬧了幾天。那時上海有許多人想趁新主登極當兒。請頒定憲法。政府見着各國有憲法。既然號稱維新。不能不樣樣有一個雛形。先前已經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法。現在各省又紛紛請願。倘然再是敷衍。恐怕民氣愈見激昂。因此下詔。

定了九年的期限。預備立憲。那些日本速成法政畢業的新進。得了這個消息。很是歡喜。到處組織法政講習所。把日本憲法。翻得爛熟。負販到來。這個潮流漸漸的向內地滾滾而來。徐景霞首先受了感應。便在鎮上發起。也組織起一個講習所來。請了三位講員。一個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旁聽生。一個是上海政治研究會的會員。一個是無師自通的法律學家。好在都是用的中國譯本。只要幾個專門名詞解釋得來。儘可以措手畫脚的大講而特講了。因着平時大家沒有功夫。須得暑假。方纔空閒。借着人家一所破廳。從六月初三日起。到七月廿四日功德圓滿。這時期中間。有幾天寒暑表升到九十度以外。那些聽講的。却仍舊很熱心的到來。並且都是文縐縐。穿着夏布長衫。只是一面把講義手不停翻。一面把扇子手不停揮。有一位姓張的身體。非常發胖。並且有狐騷臭的毛病。天氣一熱。那臭味就蒸發起來。坐在他後面的姓馮。有肝陽病的。這一天。天氣要算最熱了。太陽還沒有退出廳去。所以竹簾兀自放下。不能收起。十三四個人的體溫。已經把破廳的空氣。攪得煖烘烘了。姓馮的又受了前面姓張的狐臭。格外耐不住。幾次要

嘔惡。但是他很用心的。不比別人只是掛名罷了。他倒一字一句的記着。不肯含糊放過。所以還不肯走出來。後來實在不能再耐了。便嘔的一聲。暈了過去。倒在地上。大家見了。手忙腳亂的扶他起來。喚了看急驚風的醫生前來。打了兩針。纔得蘇醒。用船載他還家。當夜還是很高的熱度。並且囁語連篇。說什麼立憲了。立憲了。說什麼皇帝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咧。說什麼目的咧。手續咧。一時也聽不清楚。他的夫人。嚇得什麼似的。以爲着了邪。去請女巫來。關亡。說沒有鬼。只是失了喜。他的夫人自己責備糊塗。明明倒在那破廳上的。這個喜一定失在破廳那裏了。怎麼不當夜就去請喜呢。馬上分付兩個女僕。一個捧了巴斗。上面兜了一方紅布。一個捏了一盞燈籠。兩根安息香。一路念着。馮二少爺回來罷。一路向法政講習所而去。那時正在十一點鐘光景。講的還沒有結束。見外面走進兩個女僕來。嘴裏不住的喃喃念着。便有人知道姓馮的家裏來的。立起來走到天井裏去阻住道。我們快散了。不到半個鐘頭了。你們且等一刻罷。那兩個女僕不聽。仍舊要走進去。講員也上前喝阻了。那兩個女僕倒也硬挺。便回答

道。我家二少爺爲的失了喜。在床上發狂似的亂話。我們來請喜。與你們上課。正如河水不犯井水。有什麼相干。給你們阻擋了。倘然正喜請不到。我家二少爺病不得好。請問你們誰擔這個鄭重來。這一個蠻理性。任你法律大學。雄辯滔滔。也批駁不來。只得由着他們鬧去。可是東尋西找。長久沒有見到一個蜘蛛。後來在姓張的胖子桌下。却發見了一個乾癟蜘蛛。喜出望外。便一個喊。馮二少爺回去罷。一個答應道。回來了。此唱彼和的回去。在極文明的所在。有極荒誕的舉動。一時傳爲笑話。這年的秋末冬初。蘇州的智識界。更起狂熱。開了一個預備立憲的慶祝會。在元妙觀三清殿的前面。搭起一個看燈五彩牌樓。中央用電燈紮成恭祝預備立憲六個大字。各學堂都提了燈會。集在三清殿的露台上。三呼大清帝國萬歲。立憲萬歲。教會學堂興致最好。自己紮了許多花燈。爭奇鬪巧。所以鬧動了全城。大有萬人空巷的光景。觀前街擠得水洩不通。正在熱鬧的當兒。忽見正山門和東西腳門。好似潮水一般。湧出不少的人來。大家莫名其妙。有的道。走水了。有的道。捉剪結賊。那些小學堂的小學生。可憐也受了擠軋。急得

哭出來了。約莫過了一個鐘頭，纔見平定，各學堂也就整隊回去。仔細打聽，纔知道三清殿露台上，人山人海的看熱鬧。有的嫌着身子短，看不清楚，便立在四周的石欄杆上面。那石欄杆據考據家說，還是六朝時候的古物。年深月久，鑲筍自然有些動搖了。頓時加了許多爭力。又是你推我擁，忽地齊倫一聲響，和山崩海嘯一般。連人帶石，一齊倒下去。接着啊啞的呼聲，早有兩個壓得立不起來。總算不幸中大幸，還沒有頭破血流。你想在這時候，出了這亂子，怎麼不驚動大眾呢。立在靠近的向後退去，立在遠處，便以誤纏誤，不必問訊。以腳裏明白爲是，所以大家說蘇州人一窩蜂。其實這一窩蜂三個字，也是羣衆普通的象徵。不能專罵蘇州人呢。正是

燈花火樹三清殿。

天驚石破一窩蜂。





介紹幾種新職業

妙哉

現在上海的新職業，真可說層出不窮，無微不至了。以前有什麼女子扞脚所，現在竟進一步有女子修指所了。哈，照此類推，倒大可幹一幹了。小子不敏，試把新想得的幾種新職業，一一的寫在下面，以供喜幹新職業的採擇。

(1) 女子敲背搥腿所 俗語說得好，有種男子給女子打了幾下，骨頭便會感覺到一種鬆爽非凡的愉快，那是多末舒服呀，因此，如其有「女子敲背搥腿所」的設立，專給人們敲背搥腿，那末，包你便有一般喜歡骨頭鬆爽的急色兒。至所求教的，至於敲背搥腿費，那不妨規定以敲搥的多少做標準，即使每一下，定價一角，也並不算貴，因為他們爲了骨頭的鬆爽問題，也決不會計較到這種費上來的，說不

定他們還肯情願願的出加倍。甚至數倍的小賬呢。這筆小賬。便可作為職員的薪金。因此。『女子敲背捶腿所』的老班。又可省去這筆夥友的薪金。這樣。不是出賬少。進賬多麼。哈。想利用女子來發財的人。何不來試一下呢。

(2) 女子刷齒所 滿口糞色般的牙齒。那麼多未受人討厭呀。而且又是很妨礙他個人和公衆的健康問題。這真是我們敵同胞的一種極不好的現象了。不過他們也何嘗真的願意自己的牙齒。這樣的骯髒。實在是怕抬高手。懶於洗刷呀。因此如其有刷齒所。替他們服務。每天像養老爺倒便桶似的。給他們的牙齒洗刷乾淨。那末。豈有不受他們歡迎的道理呢。而且刷齒所的刷匠。又大都是二七(十四)三六(十八)的妙齡女郎。刷時又不用什麼牙刷。都用她們筆尖般的玉指。塞到主顧的嘴裏。輕輕地的刷擦的。這樣。他們怎會不願意。開開心心的張了口來光顧呢。包你不會計較到什麼刷齒費的多少的。因此女子刷齒所的發達。那倒是意中事呀。

(3) 女子挖耳所 俗語說。洗浴是大有趣。挖耳是小有趣。可見得挖耳倒是一件有

趣的頑意兒呀。因此。照此話來。如其給我們挖耳朵的。又是十七八的妙齡女郎。那末。不將更覺來得有趣。來得受用麼。所以「女子挖耳所」倒也是迎合社會心理的一種容易發財的好職業呀。

上面這三種。都是本輕利重的職業。反正受人利用的女子。又隨處可得。想發財的人。何不快樂來試一下呢。如其有妻女姊妹的人。辦起這種職業來。那更好了。因為那便可利不外溢呀。

上海人最歡喜

何兆昌

上海人最歡喜趨時髦
上海人最歡喜出風頭
上海人最歡喜學乖
上海人最歡喜示闊
上海人最歡喜常翻花樣

愛燙髮的女子小心

錢一燕

偶閱十一月廿三日報·見各地雜電中·載北京電謂·「女師大學生楊立侃·因燙髮引著火酒·被焚斃·同學廖敏往救·亦被焚傷·當送德國醫院醫治·」云云·真是一則新鮮奇聞·女子愛裝飾·本是出於天性·不過裝飾究竟也要有分寸些·照理講·女子的頭髮·何必一定要燙了纔美觀·一般不燙髮的女子·髮光可鑑·那裏就可說是不美觀呢·況且燙髮一事·既費時·又費事·實在不經濟·古人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裝飾之不衷·何嘗不是身之災·愛燙髮的女子·應該把女師大那件事·做個前車之鑑·

徐遊紀略

伯龍



徐遊紀略

以上是我由家到徐一路經過約略的情形。至於在徐十五日的耳所聞。目所見的事事物物。如分日記載。則近於日記體裁。且出門遊覽的日子。不過二分之一。其餘因雨或天時過熱的阻隔。未得出外遊覽。祇在客舍中揮扇納涼。無事可紀。未免太平平均。現在據我個人意思。爲便於記載起見。茲分下列各項。一一錄之於次。

一 民俗 徐州居民。秉性剛直。語言強硬。這是稱通歷史地理學的人。俱能憑理想中道出。何況我身歷其境呢。所以我對於他局部的觀察。比較的多一點。今不憚麻煩。瑣碎述之。該地中等社會以上人的軀幹。比之南方。平均魁偉得多。下等社會的人。大概因營養不善。不能充分發育。故身體平均。較爲倭小瘦弱。北方閩門。比之南方。防閑得利害。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就是南方現在男女社會漸趨向到公開的地

步。北方交通不便。風氣因之閉塞。仍守着舊禮教的原故。徐州是我們江蘇最北的一個道治的地方。那當然也是這個樣子。我當夕陽將下的時候。時同董秦峰沈立甫兩君。——沈君係在我們後五日到的。他亦是阜寧人。是秦峰的舊同學。也來投考師範。那時候徐州旅館都住滿了。他亦到師範附近較大的蓬萊旅館來。這個旅館馬老板。聽他口操阜寧音。就把他送到我們房間裏。我看他是我們的同鄉。且與董君有同學的關係。這個旅館裏別地也沒有空的房間。那就自然而然的教他同我們住在一起。——到街上去參觀參觀。看見二面商店。大而公司綢緞莊。小而茶館飯店。設攤售物的。都未有一個婦女在外邊做買賣。也未有三五個婦女。成羣結黨的到店裏去買物子。由此就可知道徐州閨門緊底利害了。既無吊膀子的機會。自無愛情發生。既無愛情發生。那再秘密的勾當自然不會有了。至於營皮肉生涯的。據當地人言。本地雖有。總不如蘇州揚州一帶的人多。該地勞工。在旅館或浴堂內當茶房。主人對於他飲食居住。完全不問。就蓬萊旅館而論。茶房沒有一定的房間。當這個夏天。他們夜間。就睡在廊簷底下。不知寒天如何。一日

三餐·完全自備·然而茶房的經濟從何而來呢·認真他們拿糧食來就水吃嗎·那不消說·就可知道他完全依靠我們旅客了·旅館對於茶房的小賬·最少要佔房金三分之一·慷慨的人·竟有把二分之一的·浴室也是如此·余初不知·初次到浴室內洗澡·正賬而外·僅給茶房兩個銅元·茶房也沒有什麼話說·回到旅館·馬老板問我給他多少錢·他聽我說·大笑不止·余亦以為驚訝·後經他將該地風俗人情細細地告送我一番·我始恍然大悟·覺得對不住那個茶房·徐州店面·凡掛着「童叟無欺·劃一不二」的招牌·那你到他家裏買東西·是照定價賣的·去他一文錢也不成功·鄉下負擔的小販子·他到街上賣瓜果·他要的價·你不買·你還的價·他不賣的時候·那你無論再添他多少錢·他不達到他所要的價·大概總是不賣的·有一日·我在門口買西瓜·是感受到這樣情形的·女子裝飾·除少數外來客商比較地文明外·餘皆是纏足的·還有一層·他們那邊老舊派的婦人·頭髮梳成的糾結·中有二寸突起·向後垂直·同茶杯把子一樣·褲腳子就是六月心裏·他們也是紮地緊糾糾的·

二生活 生活分衣食住三樣。徐州平民。衣頗樸素。當是夏日。男子以夏布爲最多。女子以洋布爲最多。杭綢羅紗。除少數政客闊少外。寧無其人。食則以麵飯爲主體。米飯惟上等社會的人能吃。中下社會的人。經濟是弄不來的。我們房間窗子外邊。有一中等住家。每天早上。就有兩個婦人。在表門外。一在長桌上用趕麵杖將麵攤開。薄如千層。一抽風箱起火。炕他所攤的薄餅。都要弄成幾百塊。方纔罷休。我想他們終日的食品。無非是薄餅和麵湯而已。我們在徐。祇吃薄餅一次。覺得難於咀嚼。此亦習慣使然。其餘皆在菜館定底米飯。至於街上賣的。有米飯。有麵。有點心。有餅。早上有黃豆麵子湯。下午有湯麵。湯麵價值很廉。我看他混雜不清。不堪入口。同我們家裏豬食缸裏的湯是一樣。非我言之過甚。此乃實在的情形。還有一樣食非其時的東西。是我們南方人不時不食的。就是羊肉麵。當這個六月天氣。尙有買賣。到四九心裏。吃的人可想而知了。燃料多係煤炭。吃用都是井水。他們住的。城內房屋。根脚多以石砌。上面則用磚瓦。樓房惟有少數洋樓。鄉下則茅蓬草舍。倭小的多。還有可注意的。就是廁所。

他們廁所。不過一逼空地。沒有深坑。用甌頭排成檔子。把人着脚。甌頭檔子中鋪以細砂。每日有人到此拾糞數次。打掃清楚。送到城外。堆城糞堆。如吾鄉灰堆一般。此可謂衛生廁所。

三古蹟 古蹟多在南門外。出南門約一里。爲戲馬台。台高約數十丈。由平地上台。一層一層。蜿蜒曲折。猶一小山。台的左邊。有關帝廟。廟內設一國民小學。台的右邊。有民房一進。最後爲樓內有通俗教育館。戲劇研究部……種種的機關。台的最高處。有一六角亭子。亭分兩層。上層空空如也。下層就是戲馬台三字勒之於石豎立的地方。登亭上層一望。南有雲龍山。東有子房山。四面連接。彭城如在釜底。亭子周圍。遊人題滿詩詞歌賦。有鉛筆寫的。有粉筆寫的。重重疊疊。多模糊不能辨。就我所看見的。寫景雖有。却還不如譏刺項羽的意思多。意謂是項羽戲馬於此。故有今名。項羽當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再南未及一里。爲范增墓。徐人亦稱土山。殆形容其大的意思。高數丈。面積約十數方步。墓南爲范增祠。內有已故的張動手題一聯。聯語借已忘了。再南約半里。爲

雲龍山。山之陰多節孝貞節的牌坊。記念碑也有。山勢成分。表面觀之。石土相間。高如南通狼山。而樹木居民。則寥寥無幾。山頂有草亭二。平房十餘間。表門上有放鶴亭三字的匾。字頗大。沒有上下款。就是蘇軾所謂雲龍山人張天驥放鶴的地方。前有兵駐此。現遷下山坡。空屋開設茶館。為遊人休息之所。又出東門外約里許。為子房山。山上有子房廟。想該山由張子房而得名。可惜現在已駐紮軍馬。未得到廟裏參觀。山上另有西式的洋樓。為外人住所。這是城外的古蹟。我們足跡所到的。城內東南隅。傍城而有所謂快哉亭。東南靠城。餘皆為荷花池。亭亭僻立。不染塵埃。亭內現亦駐紮軍隊。我們祇好宮牆外望。不得其門而入。他的歷史。我也就完全不知道了。

四交通 該地交通。全係旱道。南方城市附近。帆船林立。這個地方。完全相反。我在他們城外。不曾看見一隻小船。他們完全仗住津浦隴海兩條鐵道。兩條鐵道的車站。皆在徐州東門外。他們這個地方。所以能開為商埠的原因。無容疑議。要推鐵道的能力了。城鄉轉運貨物。是用四個輪的車子。不是牛拉。就是驢馬。

拉。或是騾馬牛共在一齊拉。也有小車用人力推的。鄉下人往來。城裏人來去。或城鄉人相來往。步行而外。坐黃包車雖有。總不如騎驢騾的多。騎驢騾的技能。徐境無論男女長幼。那我可斷定他都是有的。徐州東門外有一條馬路。到火車站約二三里。該路旅客往來。盛極全城。終日呼喝之聲。不絕於耳。城內以長方石橫鋪的。寬不及兩丈。頗平坦。便於行走。殆因徐州四面環山。有石可以利用的原故。

五物產 物產分天然人工二種。天然產品。要以農產物的高粱爲最多。大麥小麥次之。大豆玉米又次之。至於山芋蕎麥胡蘿蔔……等。則爲徐境的附產物。園藝品的瓜果。以西瓜爲最美。西瓜皮色花的綠的。爲普通西瓜。繁殖多而價廉——每斤約二十文。——皮色淡青的。土名山白。白子白瓢。渾似冬瓜。味較高而價較貴。——每斤約三十文——最上等的。皮色深黑。狀似番瓜。黑子紅瓢。瓢質較硬而較少。味最美而價亦最高。——每斤約五十文。——餘如甜瓜。產量也是很多。果子我們在徐的時候。已有梨。桃。棗子……等出售。味頗甘美。但不知

道他是原產。還是由山東運來的。如果由山東運來。那就不能算徐州的物產了。人工造成的物品。最著名的。要算麵酒。比較別底地方。那真是價廉物美。罐頭食品。醬菜。我曾嘗試。也很可口。還有他們所做的睡椅。框子是木質。裏面是棉織物。式樣翻新。可以活動。用則把他理開。不用則收檢起來。不佔地皮。棉織物除省立第七工場所出的條子布。格子布。毛巾外。餘如被囊。腰勒子……等。比較起來。做底要算是牢固的。

六教育 談到教育。就要談到學校。學校有省立的。縣立的。私立的三種。省立的學校。就是第七師範。第三女子師範。第十中學三所。七師校址。在東關內。三女師校址。在鎮守使署西。十中校址。在北門外。我在徐時。各校均已放假。祇得參觀空校舍耳。以校舍的多寡論。七師最多。十中次之。三女師最少。以校舍的新舊論。十中最新。七師次之。三女師又次之。——三女師校舍。聞已改建。不知現在成否。——三師校舍。除七師有數間中式樓房外。餘皆為平房。祇西式門面罷了。學生數目。與校舍多寡成立比例。學生裝飾。男生較江南樸素。女生

同省立一二兩女師。大都彷彿。——學生裝飾。不過就徐州境內一部分我親眼所見的面論。其餘放假回家的。不知是否如此。我未敢斷定。——縣立的學校。就我所知道的。城內有師範講習所。第一高等小學。第一女子高等小學……等。女子高等小學。暑假並有學生住校。練習縫紉。我因私人嫌疑關係。未入內細細參觀。私立的學校。惟有一個徐州中學。校舍中式樓房四幢。內容如何。我就完全不知了。

七防禦 防禦土匪。是徐州軍警長官。無時或忘的事情。他們四城門口。均有稽查所。凡經過此處的人。帶有包裹東西的。皆要把他檢查一番。徐城大小旅館。每日晚間。都有兩次稽查團來稽查住客。叫做查店。一班係鎮守使署內派的。一班係警備隊與警察局內派的。封閉城門。重要機關。——如鎮守使署。道尹公署。縣公署。郵政局。電報局……等。——停止辦公。以徐海道尹公署內放過二砲為限。第一砲在八點鐘。第二砲在十點鐘。鐵砲一聲。全城皆知。附近險要的山頭。如雲龍山。子房山……等。皆有軍隊駐防。鎮守使。縣知事。出公署的時候

前後均有木盒手槍馬隊十餘名，保護他們的。以上幾種約略的情形，是我在徐耳聞目見的。這乃是順道參觀，非特地調查可比。至於我到徐州真正的目的，乃是陪秦峰兄投攷師範，而秦峰兄居然獲取，那他的目的已達，就是我這一趟最喜歡的事情了。他被試的日子，是陰歷六月十九二十兩日，二十一日發草案，二十二日發正榜。那末我們就於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搭津浦火車返里，下午七時，抵浦口。一路所經，均是青天白日，對於沿途所見，比較前次，猶屬明晰。最可注意的，就是安徽蚌埠附近，一片汪洋，農民的草房，水及其半扉，高粱皆半節下水，半節高出水面，如蘆葦之在涯岸的樣子。到浦後，隨渡江住下關某旅館。——忘其字號——二十四日，搭滬寧車到鎮江，抵鎮時，聞清鎮長班小輪。——由清江到鎮江。——因水大的原故，停止開駛。我們不得已就搭鎮揚短班小輪。下午三時，抵揚州。輪船不開，祇得雇民船到邵伯。同船的人，共有九名。除我們同鄉五人外，還有鹽城三人，秦縣一人。由揚到邵，必經過壁虎橋。該橋當此夏際，河水暴漲，上下溜頭，約高數尺。前有清鎮長

班小輪在此失勢。死傷的人數很多。我們現在坐的民船。當此黑夜。經過這個危險的地方。那我們同船的人。恐懼的樣子。自然利害得很。後能託天之佑。僥倖獲免。真真十分萬幸了。夜抵邵伯。晨登岸。遇見劉輔仁崔恆謙……諸君。由廣京回來。我們就同他們一齊搭鹽邵班小輪。夜十時。抵鹽城。住怡和旅館。二十六日。搭鹽阜班輪船。到溝墩下輪。隨與崔君恆謙步行返里。下午六時。到家。吾鄉俗諺有云。『秋前三天沒得割。秋後三天割不了。』今日立秋。誰知家家已開始割稻了。



吳朗公遺事

朱榮燕

相傳前明末年的吳朗公。幼時讀書於九峯禪院。姿質魯鈍。每日不能熟數十字。然很能刻苦自勵。勤讀不輟。一夕。有偷兒伏於窗外。欲肆穿窬手段。朗公正讀詩齊風盧令令三章。共計不滿二十餘字。反復誦讀。至天明不息。偷兒無所肆其技。懊喪之極。在窗外說。一夜讀五六句書。還未讀熟。我在窗外。已聽得爛熟了。這樣笨貨。還想去考功名做大官嗎。我勸你不如趕快回家。過安閒日子吧。朗公一聽。愧恨交集。即整行裝。想撥回去。纔出山門。忽然由九峯山頭滾下一塊很大巖石。阻住去路。朗公心中一動。想是山靈不放他回家的意思。遂向巖石拜了幾拜。打開行篋。取書跪讀。三晝夜不輟。忽是神智朗澈。萬有皆通。後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今出黃巖東城二三里。有一石在路旁。劃着朗公石三大字者即是。



上海娼妓之車輿問題

類·唐·生·

上海的繁華一天進化一天。上海的娼妓也一天進化一天。那末娼妓的服飾和所住的房子。因為着要招致嫖客的吸引力。當然也要一天改良一天。爭奇眩異。好像商家的廣告般了。就是娼妓的車輿問題。雖是極瑣屑的一件事。講到他的進化歷史。却也有趣。在幾十年前。東洋車還沒有時行。更談不到電車汽車了。這時的代步東西。當然要算轎子最時髦了。那時一般紅倌人都備着一頂小小轎兒。裝飾得非常精美。烏龜跟着提了一盞燈。在胡家宅飛奔出走。風頭並不推板。還有一般不坐轎子的。伊並不是自己走。倒也有代步的。代步的不是馬。卻也是人。(也可以算兩脚馬)原來那妓女坐在烏龜肩上。烏龜抱着伊雙腿。一路飛奔而來。嘴裏還喝着口號般。那時在路上走的人聽見了。都似觸電般停步注目而觀了。這

也算伊們一種特別風頭的廣告。因為坐在人上的勾當。除卻小孩子。倒要讓伊們獨占權利呢。那姐兒身子朝外。一手勾住了龜頭。大腳褲底下露出三寸金蓮。頭上又是烏油油的秀髮。花花綠綠的衣服。金光寶氣的裝飾。雪白紅艷的嫩臉。那一樣不是吸引人們呢。生在肩上的姐兒。大都是嬌嫩可愛的小先生。老妓卻不敢出這風頭了。伊們是不是真正小先生。或者已經由尖而大了。我卻沒有敢說。不過的歲數大身體也大了。坐在人家肩不大好看。況且那烏龜也力不任重了。包車一行。這種有趣的現象。再也找不到了。倘使現在上海有這種發現。不但人家稱怪。恐怕巡捕房裏也要干涉呢。包車的裝置。也是逐步改良。初起雙環三環。是出風頭的。現在又不對了。就是那燈也由燭而變了乾電。燈數亦由一而二而四。近來有的把後面頭邊裝上一盞乾電燈。照得一顆頭上亮油油的青絲髮。粉嫩的頸項。半龐臉兒都清清爽爽。照西人說。拿人力來代步是傷人道的。所以他們國裏沒有人力車。用的或馬或汽或電。可是我們國裏的生活不同。人工倒強。而且小巧便利勝過了馬力汽力電力了。現在把肩輿改良。已經算是大進步的了。講到

汽車馬車電車·卻難普遍·電車不便利·更不宜出風頭的娼妓們·汽車費用太大·現在雖有幾個紅倌人玩玩·卻占不到百分之一·其中多短期貸借的·或者恩客贈與的·而且都是都不吉利·就像上次花國總統肖紅自己開車出局·卻闖出亂子來·講到馬車·我卻沒有看見有妓女坐子出局來·這倒是一樁疑問·爲什麼不去坐馬車呢·



天象誌異

錢一燕

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夜十時許。余方睡。突聞同室朱君之呼聲。曰。奇哉怪哉。天際何物也。速來觀。余亟披衣趨窗畔。仰觀天際。見黑雲一道。似雲而非雲。似氣而非氣。長約數十丈。橫貫月中。月作殷色。沒其半。旋冉冉全沒入黑雲中。不知果何異也。誌之以告譏天象者。

齊盧第二次戰爭所遭的悲劇十幕(續)

身·遂·

我上面已經說過幾次了大南門就在她家的屋子旁邊幾丈路的地方。所以我們出了大門就可以看見。那高大的城門。我看見以後便得了個很大的感觸。何以呢。因為那城門上面這時已飄起了一面那所謂降的白旗。仔細的一看上面還寫着歡迎省軍四個大字。照這樣看起來。我們丹陽早已就具有愛慕盧軍的意思了。

但是昨天齊軍到時。何以又替他們借地方供給他們的用品招待備至的親近他們呢。那裏過了這一夜的工夫。愛惡心就轉得這樣的快嗎。唉。我知道了。原來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我們不但要受那物質精神等方面的損失。就是那無數人的意志連帶着也就要加以壓迫了。如何還能由你們自己去表示愛和惡呢。我們出了大南門。迎面的來了一隊奉軍

· 灰黑色的軍衣· 紫黑色的面龐· 褐黑色的皮帽子· 前面一小隊的軍樂隊「多多·」「對對·」「對對·」多麼的雄壯呀· 我們趕快就讓在路旁等他們走· 他們走過了我們就又上我們要走的路· 潘仁啓這時就時常的掉過頭去望他們· 我却一方面對他們羨慕· 一方面又對他們厭視· 對他們羨慕的是因為他們的氣概實為一般國民所不及· 將來如能視死如歸的與外人相周旋定可一雪吾國數十年未的巨恥· 對他們厭視的呢· 覺得他們大不該同室操戈的自相殘害· 並且蹂躪我們這般安居樂業的良民·

到了郊外尚不時聽見遠處的槍聲· 一堆兩堆襤褸的貧民都僵僵的在那無人到的荒坟枯壑裏尋覓逃兵遺失下來的物件· 那槍彈殼在我們走時隨意的可以一把兩把的拾着· 這時我正在奇怪着戰場上沒有傷兵· 旁邊山坡裏一陣人聲· 忽然走出十來個穿着白制服佩着紅卍字袖章的人抬了幾個折臂斷足的傷兵來了· 腦漿迸出· 流血淋漓· 在他們那疲於呻吟的面色上都好像顯露出無窮悔悟的意思· 然而事已如此· 悔也妄然了· 未後一個着制服的我因為認識他· 兩下招呼了以後· 我爲着好奇· 便問他道· 「有官長

打死沒有。」他很快的回答說。「有的有的，前去不多路便臥着一個連長在那裏呢。」因此我們就加快向前面走去。不到半里路的光景，一個人叢中果睡着一個人在那裏，身上共中了兩彈。我們去時衣帶和上身的衣服都不在身上，一般人都說是那些假裝着做慈善專業的人剝得去了，旁邊來了幾個着制服的救護隊員，却竭力的同他們辯駁，并且堅決說：「這位軍官一定是自家的兵打死。他所失掉的東西一定也是被自家的兵擊去。」你一句，我一句，他們的舌戰倒又開始。我們那纔聽他們的辯論呢。

所以轉身就離開他們。這時潘仁啓便指指那半里路以外的廟宇——名叫玄壇觀——說：「那裏何以有很多人來來往往的呢。一定是有什麼可看之處。我們去罷。」我抬頭一看，果然見有不少的人往那裏走，便允許他道：「好，聽說昨天那裏駐兵的，裏面糟蹋了定然總可觀咧。」

到了那裏，看見一團的人圍着一個胖團圓的和尙，那和尙指手畫腳的說話，我們也就靠着一輩人的背後站着。

「……昨天晚上，一點鐘奉軍就到此地，他們在那邊橋上以爲這座廟裏總有大兵

埋伏着。所以就對着大門開了幾百槍。後來不接連的對着開了三大礮。哈。哈。這座廟有一個礮彈跑進去。就沒有命了。幸虧那山門跟前的靈官菩薩用鋼鞭揮了幾下。才把礮彈揮到別處去的。你們看這裏一礮把地打得多麼深。多麼大呀。……」說着就往廟旁邊的田裏走了幾步。指指那田裏面說。這時我們都隨他的手指處一看。哎呀。果然五六尺深十幾方尺這麼大一個窟窿呀。旁邊那炸開的碎土堆上還有不少的碎鐵片鐵塊在那裏咧。大家看過了便又問那兩個彈落在什麼地方。他說「那兩個彈呀。一

個是沒有炸開。現在已被人拾得去。那一個彈呢。就落在對面的大塘裏。水炸得有幾十尺高咧。……他們對着開了幾礮看看沒有兵出來。知道是空的。於是慢慢的追過來。不然丹陽城在半夜裏就要破咧。……這一次我們廟裏總是萬幸。所以等時局稍爲定些。就預備放幾天粥給窮人吃吃。並且打幾天醮超度超度這一次戰爭所死亡的軍人和人民。不過我們廟裏這次所受的損失也不在少數。明年總要向十方的大善士寫些緣呢。……」

後面的話我覺得太聽不進耳。便離開他

們到廟裏面去玩玩。走到廟的裏面確沒有什麼受害。僅有那大殿上的鐵鐘和山門的牆上被流彈打穿些洞。我不知那位靈官菩薩爲什麼又不拿銅鞭到這裏來揮幾下呢。這未免使我們覺得他的本領還差些罷。

出了廟門。沒有幾何路便到一個村上。潘仁啟忽然指指那邊田裏說：「看。看。那面一段紅的東西不是個人嗎。」這時那村上便走出兩個眼淚汪汪的人來說：「是的。先生們。頭和手都不知被礮轟到什麼地方去了。現在只有一段身體咧。」

我聽見這話便不願去看。潘仁啟却堅決不肯。後來我便說：「你要去。你去罷。我在此地等你好了。」他去了以後。

我就向那兩個人問那個被礮轟死的人的緣因。有一個就說這死人乃是我的親弟。昨天開火的時候。他本和我們一起走的。走到了親戚家。大家都很歡喜。那知他摸了摸袋子却覺得洋錢帶得太少。要再回家來拿洋錢了。起初被我們勸勸已經打斷那個念頭。豈料過了一刻。竟不見了。他當時我們以爲他總到別地方去玩。所以也沒有尋他。那曉得他今天已被礮打死在此地了……」我插着問

道。他的頭既已不知去向。何以會認識的呢。」那個人又說「從衣服上看出來的呀。」這時兩個女人也眼淚汪汪的拿了些稻草和蘆蓆來。大約是掩護那段死屍。我怕恐引起我的難過。終於沒有去看。就又伴着潘仁啟走。

走了一些路。到了旁河邊的一個土山。那裏又發現一個不動的老丘了。我們到了他身邊。他本沒有聲息了。但是我們講了些憐憫他的話。他却哼了起了。可惜我們不是救護隊。而且又沒有各種的器具。所以只得隨他好像捺風琴一樣的一聲一聲哼着。

這時已十點鐘。野外却仍靜悄悄的。走過幾個村莊。共總只看見四個白髮蒼顏的年老苦人和二位衣裳襤褸的老婦。大半人家的門窗都關得緊緊的。或且被丘老八衝毀得破壞不堪。這種滿目淒涼的景狀。本不欲多事徘徊。但以我這種沒有跑到沙場上去過的人一路的走着倒很覺得是一回極難得的事情。可惜我思念那個火線之下的住家心却沒有能全部的看察一下。就忙忙的回去了。至於以後在路上所看見的。共總還有五六堆死兵。——共計約有二三十個據一般人說都是敗時被大炮或機關槍擊斃的。——兩

三處被丘老八燒毀的房子，有一座名叫大王廟的。僅同我家那房子隔了一條小河。他裏面一連中了兩個礮彈。殿宇門牆都炸得烽窩似的。咳。假使那些兵太爺們把礮門稍許抬高一些。我家那座「空心大老官」的高房子不是去了嗎。

過了大王廟。我家的房子便兀立在面前。我在未家去以前因為險些將我家的房子擊毀的那兩個礮彈。幸而落在那與我無關的大王廟裏。便欣然的暗喜着。但又默默的愁着。因為那家裏的人究竟還不知怎樣。

到得家門口。用指尖敲了幾下門環。並且叫了兩聲「開門」。聽得我家叔父在裏面答應一聲。便未把門開了開來。我沒有等他說話。就先急急的問道。「姆姆——我們那裏叫祖母為姆姆——呢。」他隨口便回道。「在裏面燒東西咧。」這時我萬念都打消了。心上便更加的愉快。立刻便跑到廚房裏。祖母聽見我回家來。已站在灶跟前向廚房門口望着我跑進去。叫了她一聲。她喜歡得幾乎哭下來了。馬上就問我昨天晚上的經過。我很難為情的就詳細細兒告訴。她笑了笑便說這何必怕難為情呢。橫豎你們

是由什麼戀愛發生的婚姻呀。接着就又把他們昨天晚上情形說給我聽。正說着的時候，天井裏忽然闖進兩位戴皮帽子的八太爺。我馬上就問祖母說：「我家那裏有兵住着嗎？」她說：「不是。不是。他們拿了些肉來叫我替他們燒的。」我說：「他們何以叫你這樣的老年人做用人呢？」她說：「他們曉得什麼。我這一次燒已是第五六次了。半夜裏敗兵衝開門來，逼迫得我燒過幾次茶呀。我們的性命和房屋在這人馬雜踏的大路口上能够保着已是萬幸了。吃了這點苦還談什麼呢？」這時那兩位丘老八聽見裏面說話便走進來。看見了我很驚訝的問道：「你是誰呀？」我經他們這一問，不由的便呆若木雞似的不開口。我的叔父笑嘻嘻的就告訴他們說：「是我的姪兒。昨天他沒有能够出城。全天才逃回來的。」他們經他這一說便也笑嘻嘻的說道：「呵，你早些說呀。我們還不知是什麼一類的人呢。不要嚇怕。不要嚇怕。我們是來請你家這位老太太替我們燒些肉吃的。馬上就走了。……」

唉。我們這樣的賣買真可憐呀。南京到此地一夜和一個半天就趕到的。假使要是空身人呢。倒還不管他。他媽特皮身

上還要帶着這多少斤重的槍。二三十斤的子彈。頭二十個炸彈。你們看難受不難受。今天還算好。能安安穩穩的把那齊燮元的兵打退。落得個活命。不然死在這離家幾千里路的江蘇等狗拖罷了。」「講到這裏便嘆了幾口氣。我被他們說得興奮之極。便嘉贊他們幾句。他們於是就更加的同我談得高興。我因為他們身上那掛着的炸彈乃是我素來所沒有看見過的。便乘此向他們要得看。他們就很樂意的拿出一枚給我。並且教我種種擲的方法以外。又把他們這次奪過兩掛機關槍的事情。一一的說給我聽。

「肉好了罷。你們來瞧。」我家叔父在廚房裏忽然的問他們。他們聽見肉好了。什麼都不顧似的。就跑到廚房把釜板開開說着。『好了。好了。』說了兩聲。順手把灶上一個瓦鉢拏起來就裝。裝起來就在廚房裏狼吞虎嚥的吃。一面吃着。一面說着笑着。似乎得意到了了不得似的。我們將半生的白塊子大肥肉接連的舌嚥着。早已肚子裏難受得要死。而他們還偏做起人情來再三的叫我們吃。肉吃完了。他們道謝許多話。就都背好了槍出去。我便和祖母叔父們談了許多關於這一次戰事的話。祖母和叔父並且

報告我們左近許多人被劫的事。談了很多時。肚子餓了。便幫着忙燒些中飯吃吃。吃過中飯。潘仁啟因為念起他兩位朋友——趙魚呂志榮——來了。就硬要求我和他進城去看他們。我因也念

着我那兩位朋友——王庚趙景遠——的緣故。也急欲去尋找他們一下。所以就別了我那已放心的家庭。尋找我那兩位親愛的朋友去。



賣老鼠

藥的人

卓·呆·



賣老鼠藥的人

看見此人天天過來。大約還是從這初冬時起的。

有一日傍晚。夕陽西下。暮色罩將下來。那邊一羣捉迷藏的孩子們。也不能不回家了。於是大家說。明天會。明天再玩罷。小孩子們這麼說着。就有幾人疾馳而去。正兒便與留着的四五人。一同唱着歌行走。一想到。回到家中。就要吃夜飯了啊。頓時腹底有咕囉咕囉的聲音。

從空場走到街路上時。兩旁的人家。都已點着燈火。更覺得是到了夜裏了。樹上的寒風。在空中泣着。他們的足聲。踏在落葉上。非常清楚。正兒們的家。在這一條巷的西端。大家剛走到正兒門前時。忽聽得不知那裏來一陣奇怪的聲音。就有一人訝道。這是什麼啊。大家便一起立定了。側耳靜聽。

關關關。關關關。關關關。像是一種敲木質東西之聲。并且漸漸在那裏近了。一回兒嚇得走過來一個矮小的人。神氣很奇妙。一見他們。高興似的叫道。諸位小官官啊。正兒嚇得退後一步。此外的孩子。也很恐怖。那人便笑道。哈哈。不用害怕。我又不是妖。又不是鬼。也是人啊。其時有一個孩子。便安心些。問道。你是做什麼的。那人便指指胸前掛的一只小木匣道。我是賣老鼠藥的。

又說。我的藥很靈。老鼠一吃。立刻就死。說時又對正兒們環視一下。正兒心裏暗想。這不知是什麼毒藥啊。他那小木匣。是黑漆的。很有亮光。一人伸手道。給我一點。那人說。不行。不行。不能給你。你要買。拿兩個銅元來買。一包給你。哈哈。他說完。也就走去了。關關關的聲音。是他右手用一根小木。敲着那小木匣啊。

二

從此以後。這賣老鼠藥的人。每天在傍晚時分。一定會來的。無論孩子們在什麼地方玩。一到這時刻。必定要來了。大家走到西巷口。等了一下。就聽得遠遠有

開開關關之聲。只要不下雨。這賣老鼠藥的人。總會來的。於是歇得不多幾天。他便與孩子們親熱起來了。但是正兒從沒見有人買過他的老鼠藥。這賣藥的人。倒還是很高興。一見他們。必道。諸位小官官啊。孩子們一見。不過高笑一陣罷了。

某時。一個小孩子向他道。你是大人。為何小得如此。這賣藥的一聽。面上很快。默然無話可答。但是正兒也很覺奇怪。問問母親。方知這是駝背。他背上高着一塊。胸前有些凹進去。所以身體不會長大了。正兒一想不錯。他背上宛如藏着一個大西瓜。頭向前突出着。身體立不直。形狀煞是可怕。所以正兒每每見了他。不敢走近的。

那賣藥的駝背。一壁敲着小木匣。一壁又唱着一種怪聲怪氣的歌道。

老鼠藥 老鼠藥

勝如貓伯伯

一包可以藥死兩三只

賣老鼠藥的人

家人家用得着

只有這四句。只管反復着。雖很簡單。唱得也極滑稽。孩子們早把這歌聽熟。遠遠一聽得那鬧鬧之聲。大家便唱起這歌來了。於是駝背更爲得意。叫了一聲諸位小官官。自己也更响的唱着。正兒雖沒有大家那麼很與他親近。然而也和家裏一起。跟在他後面。從西巷口走至東巷口的。正兒的背後。還有他自己家裏一頭狗跟着。狗叫做阿黃。有時賣藥人向正兒道。這是你家裏的狗麼。很好啊。賣藥人稱讚時。另外一個孩子答道。這狗凶得很。只是亂吠亂咬的。

賣藥的駝背道。要咬的麼。那不行啊。賣藥的說時。皺皺眉頭。正兒雖不快。也不做聲。過了十一月。到十二月裏了。這賣藥人。還是在凍着的路上走來。其時孩子們已覺得不很有味。不像從前那麼跟他走過去了。但是這鬧鬧的木匣聲。和那奇妙的歌聲。一到旁晚。依然自西向東的通過着。正兒常常想道。他從那裏來的啊。到那裏去的啊。正兒只有從聽得了聲音至聽不見聲音爲止的一刻兒是曉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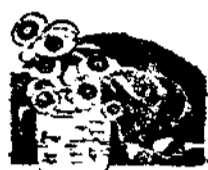
正兒家裏·一到晚上·把門戶關得嚴密·早早睡了·其中正兒又是最先的睡·母親說·天氣冷·早些睡罷·於是正兒答道·還只有八點鐘啊·母親便輕輕的說·你別多說·賊要來的·近來鬧得很厲害啊·他母親的說話·確是事實·近來這巷內·每夜有人家失竊·大家很提心吊膽·加了一個打更的·那賊仍舊會避着打更的人之眼·到人家去竊盜·并且賊是什麼人·竟不明白·所以也捉不到·正兒的家中·也有賊來過一次的·都被阿黃狂吠一回·父親就此驚醒·一追趕·賊就逃去了·父親覺得很可惜·說道·真只差得一點兒·否則捕到咧·賊像是一個小孩子·但是腳走得極快·

正兒一想到賊·何等可怕啊·倘使沒有阿黃來通知·不知要遭遇何等樣的事情咧·他這麼一想·把阿黃更比從前鍾愛了·不看見阿黃時·正兒便輕輕一吹口笛·於是阿黃箭也似的趕來咧·

不料有一天·正在旁晚時分·只管吹着口笛·阿黃還是不來·但聽得門外有嗚嗚

之聲。像是阿黃啊。因此趕到門外去觀看了。那知意外的見那賣老鼠藥的駝背。立在那裏。阿黃恨恨的對他要做出威勢來。但是像肚中很難過。只是嗚嗚嗚的叫着。駝背一見人來。也就走了。正兒趕到阿黃旁邊。阿黃已經立不住。滾倒在地。很苦的四足在薄暗中亂蹶着。正兒便高聲呼喊。趕進門去。再與父親一同出來時。那賣藥人早已不見。連闔闔的木匣聲也沒有了。阿黃又歇了三天纔死的。正兒哭着。比隔壁老伯伯死的時候。更為悲痛。但是父親因為賊害死了阿黃。再被他逃走。很覺可惜。巷裏的人。也都談着。說道。想不到這賣老鼠藥的駝背。就是賊啊。





雪夜

曹芝清

寒風吹得虎吼似的冬夜。一輪冷月。映在積成數寸後的白雪上。反射出一絲絲慘澹的光芒來。像這樣的寒霄。人們皆被冷氣的環境之魔戰了勝。都要鑽入被窩裏去取暖了。這當兒時祝業睡在一份富戶家的簷下。穿着破舊的夾衣。身上蓋着今天從鄰間偷來的一些亂稻草。戰戰兢兢的睡在裏面。這是時祝業近年來席地蓋天的臨時旅店。到處爲家。沒有什麼希罕。可是今夜不是冷暖適中的夜裏了。雪已下得很厚。無情的西北風也吹得很緊。時祝業身體的構造。究竟和常人一樣的啊。不是什麼銅筋鐵骨做的。難道不怕風刮雪冷嗎。實在事到如此。也就無可如何了。這時風大天冷。他睡在簷下。兀自閉着眼。屈着身。期望入了睡鄉。可以減少些肉體上所感的痛苦。誰知他愈這般想。離睡鄉之境愈遠。後來雪又紛紛下降

·時祝業感受的痛苦分外深。由深的痛苦裏轉入睡鄉了。他這時彷彿睡在三年前名妓愛人情的床上。紅綢白絨的絲綿被。墊着一條既暖且軟的褥子。綉着紅花鴛鴦的素緞枕上。同睡着姣小玲瓏的愛人情。她纖嫩而潔白的左臂。放在自己項下。玫瑰色的臉龐。貼着他的面。熱氣蓬蓬的被窩裏。發出一縷縷的香氣來。愛人情很慇懃的替他腳邊把被兒捲捲緊。肩旁塞塞結實。還問他冷嗎冷嗎。睡到天明。愛人情又和他笑謔了一回。個中樂趣。不可言喻。後來時祝業說了一句打動她的中心話。實把愛人情弄得喜恨並加。在他腿上扭了一扭。時祝業受痛。跳將起來。好夢也就此告終。睜開眼睛一看。原來睡在三年之前。賣給人家的舊宅簷下。白雪滿播着稻草。蓋在自己身上。身邊還堆着一層厚雪。頭置在一塊磚上。旁邊睡着一隻獺皮狗。一隻前肢。伸在時祝業的頸下。這也許是狗取暖罷了。剛才狗翻一身。狗腳爪在時祝業的腿上一抓。時祝業受痛而醒了。醒來把這夢境一記。完全是三年前事。現在却弄得這般田地。雖自悔當初之非。可是已經不中用了。他翻身之後。照着老規矩去沿門乞食。



一個實際教育問題

O. N.

——劣等生與優等生的問題——

現在學校裏最難處置。教育上最難解決。
· 教員最為棘手的。是劣等生與優等生的問題。
· 一般教員。顧了劣等生。則擱淺優等生。
· 顧了優等生。則犧牲劣等生。
· 好像在那裏很發愁似的。總是沒有解決的方法。
· 還有一般懵懵懂懂的教員呢。不要說沒有感到。連腦筋裏的影子也沒

有。當然對於這個問題置之度外了。我想這個問題。越想越要到牛角尖裏去了。須得另找一條通路。否則憑你怎樣也不會圓滿解決的。我當初也是這樣想。什麼分團教學啦。什麼個別教學啦。都不能使我滿意。都不過解決了教學上一部分的問題。畢竟還沒有完全解決。近

來才悟到劣等生與優等生天然有這樣差別的，應當把天然的方法解決他，正不必如此下死工夫，在下先把解決這個問題的理論和譬喻說一說。

文字助思想的人，程度深，動作助思想的人，程度淺，所以低年級的課程，多動作方面，高年級的課程，多文字方面這是指學年說的，能力低的人，多動作方面的課程，能力高的人，多文字方面的課程，這是指學力說的，有人說，能力低的，就是劣等生，能力高的，就是優等生，劣等生偏重動作方面的思想，就是具體思想，優

等生偏重文字方面的思想，就是抽象思想，所以劣等生不能強他多做優等生文學方面的工作，優等生倒可做劣等生動作方面的工作，為什麼劣等生倒可做劣等生動作方面的工作，因為可以發達筋肉，鍛鍊身體，不過仍要使他充分在文字的工作方面發展，歡喜動作方面課程的，或的說擅長動作方面課程的，不能說他程度淺，歡喜文字方面課程的，或是說擅長文字方面課程的，也不能說他程度深，譬如研究教育的人，聽杜威的演講，得津津有味，研究數理的人，聽羅素的演

講覺得津津有味。但是研究教育的人去聽羅素演講。研究數理的人去聽杜威演講。一定沒有興味。一定聽不懂。我們不能說研究教育的人。聽不懂羅素演講。就說他程度淺。也不能說研究數理的人。聽得懂羅素演講。就說他程度深。這樣說來。程度深淺。自有他研究的對象。能力高低。自有他擅長的方面。正不必去判定誰是程度深。誰是程度淺。也不必去分別誰是能力高。誰是能力低。所謂深淺。是學年的關係。所謂高低。是天賦的不同。

我們從此不要鬧劣等生和優等生的問題。我所以仍用劣等生和優等生兩個名詞。因為沒有相當的名詞。為便于解釋起見。所以不顧矛盾的用了。從今後。不要以為劣等生對於文字方面的成績太壞。心懷厭惡。總是用強迫的手段。鞭策的方法。定要使他在文字方面加倍努力。結果還是沒有效驗的。更要知道。年級低的課程。多動作方面。年級高的課程。多文字方面。不要像來不及似的把不合程度的材料灌輸進去。戕殺他們的生機。斬傷他們的靈府。簡捷些說。就是用最自然的教學法。使他們自然的向

縱的方面和橫的方面發展。各各發展其的學問。這纔是合於教育上「自然發展」一種天賦的能力。各各成就其一種可能。說「Natural Development」的原則。

新趣談

逸梅

與佩莢同在樂羣社觀失足恨電影。忽聞浙瀝聲。知天已下雨。佩莢因謂余曰。奈何奈何。爾我歸去。真成濕足恨矣。

吳聞天頗引楊劍花爲同調。蓋皆大頭也。蓮痕曰。頭幸有偶。否則聞天其爲獨頭矣。（吳諺謂馱子爲獨頭。）

卷 之 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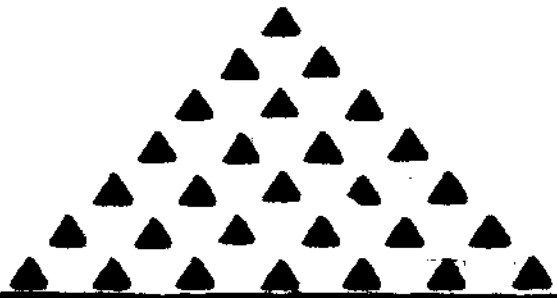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此種情形，實由於我國政府，對於我國之經濟建設，缺乏長遠之計劃，而僅以短期之利益為目的，故致我國之經濟，陷於極度之混亂。

。此種情形，實由於我國政府，對於我國之經濟建設，缺乏長遠之計劃，而僅以短期之利益為目的，故致我國之經濟，陷於極度之混亂。

。此種情形，實由於我國政府，對於我國之經濟建設，缺乏長遠之計劃，而僅以短期之利益為目的，故致我國之經濟，陷於極度之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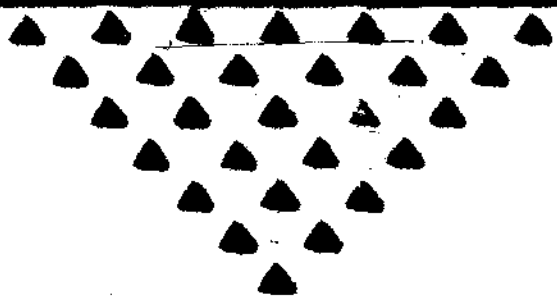
(續)



求志而賦烟馬泊·余隨婦
 為報其內嗚妙·惠以八女
 之紙爪嫌·情無受所誠愛
 也中·喜·不·其·去·可·用·花·本·以·德·之·
 ·向·多·一·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有住·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是往·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歸為·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阿以·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之為·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者德·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式·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禮·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每·備·可·用·花·本·以·德·之·

拉鏡談

八





卑 鄙 的 虛 偽

少
童

卑鄙的虛偽

買正助自儘在國難最危急之秋，而國難教育事業最艱難之時，他就抱定宗旨，不受社會風潮所動，他第一步的主張，就是不買紙烟。

★ ★ ★ ★ ★

下開給打了。各教堂裏的教員，都換着賣南洋煙地的紙出教室。他們到了預備室裏，放下書桌不約而同的各人伸了一個懶腰，接着就飲茶的飲茶，談話的談話，不是說昨天的債項，某處的隊員三索民門得不應酬，出錢四百八十，書我們二人也籌了二百四十，真個是。真是說昨晚着其島的煙民好，究竟是在椅子，在不虛傳，頓時把國次有了一小時的預備室，國難教育場為地氣，有煙煙的教員們，這時大都各人抽着一枝紙烟，得意洋洋的持命的在抽着，可是這個主場不買紙烟的買

正話呢，只是他生在創始室的一角，負責收帳，他正在自備其職呢。

★ ★ ★ ★ ★

教育界前使老先生剛喪仁，天上下大雨，買正館以門生會集，急欲收帳地的一事就去拜壽。圖老先生自然快活極了，隨意的那時，易國華，那是從國華中學，雖不可更甚的會科五律，孰知買正館這時身例不暇了，但對着國華是北平大學的什麼「聯合會實，要之個人」啊，「身兼教育界中人，一舉一動，都是小學生的模範」啊，「知行合一」啊，……等等大道理，國華是聽得風生，感觸極之，博得那使圖老先生讚不絕口，大加贊揚，竟說他比教育界中的領袖之場，華道神圖，買客們紛紛起看眼，親自神地高談闊論，談會通通，買正館會集情快意極厚宜，拿了那大門，向人各處以一語，國華有求於神圖是先生在國華之一角鬼國鬼國地的拚命狂張着，並且是國華的對着他的對神圖，「國華究竟好東西，不壞不成功。」

這國華了，他是此中老手，自然會聽得神圖了，國華這話，買正館人聽，國華

顯然有特色。其他三四。都沒用。可是身子倒變得瘦了。瘦得連來了。倒比沒有一個人身邊帶着紙煙。於是買正給笑嘻嘻的說道：「你們買呀！今天這裏帶什麼香煙。能夠得吃個飽啊。」聽着又高呼着道：「喂呀！什麼東西帶上來這裏沒有。快到櫃裏去拿幾包大前門來。」

★ ★ ★ ★ ★

這一章是修身課。買正給教着教職。搖搖擺擺的走上講台。點點頭說了幾句不思索的朝着黑板上大書「不吸紙煙」四字。揮手說着他的一聲：「這裏。我之個人願望……」的大議論。

十一·二六·



六書六下

六書六下

甲與乙大相宜也。甲與乙大相宜也。乙曰。彼其相宜也。
 曰六書六下。甲與乙大相宜也。乙曰。彼其相宜也。
 則乙與甲相宜也。乙曰。彼其相宜也。
 余則不也。所以相宜也。乙曰。彼其相宜也。
 與矣。



搬後的一封信

張·華·明

愛的妹妹T O .

如今果真是別了。——在我們快樂聚會而決不會想到有今日之別的時候。我們常會想若假使有一天便果真別了。我們又將怎樣度我們別後無生趣的歲月呢。「我想上帝決不會給我們以別的機會。」「假使竟有呢。」

「假使竟有呢。哥哥。上帝是萬能以別賜給我們。假使是上帝給我們死的贈送。我們與其度那無聊。死的歲月。還不如生。生在一處。死。死在一處。」妹妹。這不是當我們悲傷的時候。會說過的嗎。其實在當時我們不是互相在擁抱着。以爲決不會成爲兩事。所以

你往往使我神經過敏。自稱煩惱。並且常常以幸福的口吻安慰我。唉。在當日却完全沒有擬想到今日別後的悲哀之真一呵。

唉。別了。如今竟別了。……

妹妹呵。你將怎樣處置我。怎樣處置我的心。——你靈魂深處吻我的一顆心。可憐牠近來得着你的神光和心骨所滋潤。才稍有了一絲生意。而你竟捨棄了牠了。牠是如何的憔悴。如何的悲哀。其實別。你我也不過十幾哩路的距離。咫尺天涯。唉。無能的我竟不能前來和你見一面。寫到這裏我末曾不想鼓勵你

到像這裏來嗎。一面。但是我的靈魂是尋常的。而且在這時間的似曾相識你。那裏面有甚麼我的友情的父母。我終於更懼而懶了。

最可憐心的。就是這次別後沒有給我一個應酬快快的報別。總之。我寫到這裏便不勝你了。但是其實我不敢說你。并且不認你。應巧說你說。

「我也不想和你別了。……其實又何必。剛下眼淚真誠的或句什麼話。你叫他不勝你了。情重天賦。半真半假是甚麼回事的。我家聽說已決定住在法界B N 號。……」

存儲和貯了一百二十個不是。可終不會免掉你在廚房裏的半噴半飽的溫熱實情。咳。辣辣。我何嘗不曉得——而且深知道你要早一點找到安樂的地方去。免得受不規則的人們驚嚇。顯露。顯露什麼。却也不過顯露我這樣一個無能的人呵。

我們畢竟是別了。辣辣。我總怎樣的事「精神。」「肉體」的歸來解釋自己。可是你那樣的魔兒。水汪汪的眸兒。柔黃的手兒。我終於不能接觸了。不能享受了。我們的靈魂畢竟由假藉着圖分顯的這機具的路了。縱使你那顆心兒的熱

度能放着的如何呢。然而我總不能感受着了。即便能感受。然而熱的分子也少了。因為我們不能繼續這個比熱的步調中間障礙——這無物如別的人們。咳。畢竟是別了。辣辣。我總自傷。我總自傷不該在這個別的前一日還和你同歸的開氣。以致別的時候你因為我不來和我談兩句。這我也總自傷心會覺得氣血不來和你叙別。咳。好辣辣。你是在這氣我嗎。可惜你現在大幕大幕電影裏這一次罷。昨晚在巧屏裏地這氣我。你們們究竟到過的時候成人。這樣一同好一別。其時人又好氣又好笑。

你更不好。不過幾十小時的反光雨下到分離了。你還說那些叫她嘔氣的話。她怎會不哭。可憐她哭的淚人兒似的。兩眼腫的像核桃。口口聲聲都說你故意拿她出氣。當時我也不知怎麼被她哭的傷心陪她滴了一些無名的眼淚。

總之。你們男人家心都狠些。」

我甘自承認我們男子的心委實是很。如匪人般的很。唉。妹妹。當我更從她那裏聽到你會因此哭了一夜的時候。我心裏是如何的難過和悲傷。呵。我果真做了春花時節的暴雨狂風了。摧殘。摧殘人罷。

什麼當時我會說那些話。無用的話。呵。誰叫你在當時會說出那些話。你聽得開解的不是到個人們呵。她是真無上的尊嚴。這個靈魂安葬的心上愛人兒。你居然開解了她。唉。你不懂我忙反而給得我吃了。繼續你進出。為什麼在我們就可寶貴臨別的時候真說出來。但是。妹妹。我雖在這裏真誠憐憫。然而妹妹已過去的傷心時候。我總不會能來安慰你。這個又有什麼用呢。妹妹呵。寬恕罷。寬恕我這個不識好歹的罪人罷。

當在我回憶中有甜蜜的時候。我對你是

如何的感激。有幾次的時候我更是如何的自責自。細數我們以前所有大的小的決裂。差不多已有十來次多。然而每次的主動者上帝却偏偏指定我。一如我是應當犯罪的一樣。而每次決裂的辦理善後大員上帝却又偏偏指定姊妹。上帝可真太偏袒我了。但是每當一次決裂後。我總對於姊妹情感更深一層。這或者上帝以這個報答姊妹每次受的委曲吧。一次一次的決裂情形在我腦海回想起來。總帶有無窮的哀愁和無窮的慚悔。姊妹呵。當我想到最近這而且最痛心的時候。我恨不得就長跪在地下。遙遙的向你禱告。求你開赦。但是一提到這事不由我回憶到我們十七次決裂——二月裏——時候雖叫偉大和嚴重。姊妹。當時不是你真開着身我跪下來膝蓋不可的嗎。後來果真由巧和關係好幾年的把我們跪下來了。當我跪下把會後的罪孔實地在你膝上的時候。你總能寬恕我了。你心裏到又捨不得起來。又總又嘆的說我起來。替我撫摩着膝蓋。其實這會時我底又何嘗有一點痛呢。姊妹。然而我想起當日的情景來。我的兩個膝蓋不知怎麼又他似乎在地了。我本總以為這罪孽的罪惡。但是我一個到姊妹的會日

難離的深情。我却又不敢放下了。

你叮囑叫我仔細的替你保存着那方手帕。這個是用不着囑咐的。我爲了牠犧牲了多少精神和眼淚。這是你所曉得的。並且連你爲着生了許多氣。傷了多少心。費了如許的犧牲所得着的結晶品。應如何尊重和寶藏。那裏還容得偶忘呢。不過爲了牠昨天晚上還引起了小妹妹的多少不快。順便寫給你罷。

「這個到做風姊姊的明。怎麼會在你的口袋裏。」

「天下同樣的事物多着明。那裏便都是她的。」

「做姊。最好你給我看一看。不給你說

送給我罷。哥哥。」

「不能。好妹妹。我明天買一條更美的送你罷。」

但是她的表示不滿意就母親去了。母親却也未嘗怎麼奈何我。

以後更要牧鹿的罷了。可是一時不耐煩的時候。便要拿出來取笑。總是不被人看見。可是只要我牧鹿的時候。管他呢。

蘭和巧兩家聽說也都要搬了。巧在舅舅W里！說。蘭聽說則備回江北去了。我想這是你們都該互相知道的。不過今爾後此地既歸神氣另另的一個我了。我家

離說要搬。可是他們捨不得即時停止營業。以爲非到萬不得已時也不搬。我也不希望搬。因爲終守在這裏。一俟兵事平定你家搬回來。我們還有再見的機會。假使我家再搬了。那麼東差西錯。把我們兩個人不曉得錯離得多遠下去呢。最近看報紙上喧傳恐怕這次戰事要越趨越激烈。暫時你家尚屬沒有被圍的希望。而且我家也快要搬了。眼看我們的命運已付給老天。不。實在是那查軍團們。呵。可憐的我們呵。

巧因爲兵事的關係。她婆家已擬定期來娶了。此後我們縱得再聚。那再再去尋

出像她這樣的人呢。我們再有決裂的時候更情難來解和呢。不。姊妹。我敢斷定我們以後決不會再有這樣事的發生了。以後即離打我罵我我都不聽在姊妹面前求恕。決不會引起姊妹的惱怒的。她今天來看你。并且替我帶這封信給你。你我應當一齊向她道賀。她委實受着軍團們的實惠了。但是我們呢。你對於她的嫉作何感想。我極願意想得會和我同到一條軌道上去。

我在一剎鐘之前曾坐在你家中常坐的那一張椅上。但是我還才睜眼看去你那老僕却拿給站在你家門首一個粗笨警衛

坐去了。我是如何忿恨和羞恥。可是我
有什麼權力去干涉他呢。

妹妹。別了。我們竟真別了。……

會唔多分是沒有。——上帝好像預先已
有暗示給我們的了。呵。我的你呵。……
可是我還要附屬給你一些話。你應當曉
得繁華的租界裏雖然比這裏暖和些。可

是一天的溫度決對不會相差到一兩度。

你這瘦弱的身體切切不要和她們——一
班時裝的婦女們。一樣剛穿的單褲。早
晚須多加些衣服。簡單一句話。便是你
應當體諒我的心隨時隨地的珍護你那弱
體。



美利堅之西瓜

逸

稿

學友袁君讀之。自美利堅
 費城還。謂彼邦亦有西瓜
 惟皆為大紅者。食時和
 以鹽。與中土之食法迥異
 云。



北京的戲館(續)

陸祖鼎譯



中國營業性質的戲館却和英國依利沙伯時代的劇場差不多。講到要使戲館老板自己選擇一本戲。依照戲中所需要的人物。再去聘請演員加入扮演等等。在依利沙伯時代是沒有人知道。在中國戲館裏還沒有看見過。那戲館老板(如莎士比亞時的 Housekeeper 一般)祇知道請一班優伶到他的戲館裏來演藝。那優伶的藝術他從來不作與干預的。中國人稱他爲「前台老板」。而稱那優伶的領班叫做「後台老板」。大概三成的進款歸開戲館的老板。那七成歸領班。再由他分派各個優伶的俸給。

中國戲班子很有些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因爲這班優伶都加入伶界同行。他們公立

一個廟宇在北京哈德門之外，正和別種行業一般，他們把自己信仰的神供奉在廟內，所以那優伶也不脫宗教的色采。

他們所供的神第一個是武聖（即岳飛），他是一位戰神，生於紀元後兩世紀的時候，以英雄善戰者名，到十六世紀後人才奉他為神，有一齣戲專門表演這位英雄的忠義，他雖然為朝廷奸臣所害，皇帝將他革職，無論那叛逆者如何誘惑他，他却不肯投降他們，他的母親很喜歡他，替他背上刺了四個字就是「盡忠報國」，後來皇帝又看重他，復他的原職，將他母親所刺的字製一面旗賜他。

（譯者按這段與事實不符，已經在前面譯序裏聲明了。）

優伶供奉的第二個神是唐明皇，據說他是開創戲劇的祖師，他在梨園裏教養優伶，自己也扮演一個小丑，因此戲班裏的小丑享受特殊的權利，譬如當訓練時小丑最為人家所注意，他在戲房裏可以坐在任何優伶的箱子上，那台後戲房裏所供祖師的神像，亦惟有小丑向點香燭，這個宗教式的禮節，在開場之前和散場之後都要舉行，以免惡運。

（譯者按唐明皇固然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惟扮演小丑及優伶於率爲祖師云云，恐怕是後唐莊宗，即戲班中所謂「老師」是也。）

優伶供奉的第三個神是一位少年，叫做林夢如，這位少年是梨園中的子弟，據說凡是和他相好的人，藝術便非常進步，後來漸被一班優伶奉爲神，聽說他和別的天神一般，忽然很奇怪的不知所終，因爲他名字中有一個夢字，所以優伶早上起來，相戒不說夢話。

但是優伶卻並非尊重宗教的儀式如焚香致祭等，他們也很講究孝道，一個優伶要出去做生意，譬如應上海某舞台之聘，他先要得他母親的同意，我者番問起這個習俗，後來只知道假使不是這樣做法，那個優伶就要給人譏笑的，所以往往一切條約都是優伶的母親訂定，得的錢反較兒子來得多些。

三年前山東省裏一位長官的兒子娶一個坤伶名叫李芬英，她非但不以自己的職業爲可恥，並且在自己結婚的那天，還親演了幾齣戲，表示慶祝哩，她棄了戲台上的艷譽，却願做那闊人的妻，原來她是做正室，在中國人看來，這件事是很好的。

至於那坤伶跟關人做妾，在北京差不多天天看到的。當清朝時候坤伶是不許上台的。自從辛亥光復後，坤伶的數目逐漸增多。現在北京坤伶的戲館共有十一個。但是中國守禮教的人仍舊禁止男女合演。祇有天津上海的租界上是例外的。中國人不賣票子給戲館，他們也不留座位。（譯者不明作者原意，祇好直譯）收戲錢總在觀客坐定後五分鐘。對於戲劇略有興味的時候，普通的戲館化了四角錢就坐得很適意。要租一間包廂，也祇要化一塊半錢就夠了。北京城裏有二個大戲館仿照西式建築，那座位越到後面越高，他的戲價也比較大些。頭等座位要八角錢，一間可容八人的包廂要九塊錢。逢名角登台時，那價錢也飛漲了。至於這班下等階級，他們在蘆席築的戲場裏欣賞戲劇，只要化八個銅子就夠了。以上所說的價錢都是中國銀洋，不過及美金的一半。北京每個戲館平均可容觀客一千人，而而每次開演，即使不超過這個數目，也相差不遠了。

中國老式戲館最好的代表要算北京城南的同樂園，不過婦女是不准進去觀劇，并非這戲館是不道德的，實在他們的保守性太重了。那座位是沿着桌子，和戲台成

直角形。表示觀客來聽戲的。不是來看台上演戲。中國老式的樂器中以笛子爲最重要。他的聲調很優美悅耳。就是外國人聽了也和現代中國音樂一般。不覺得討厭。

一天晚上現任紐約中國總領事張祥麟（譯音）君請我到北京第一劇場（一所大房子仿歐式建築）看梅蘭芳的戲。那案目領我們到兩個很好的坐位。可是已經給兩個鄙夫佔據了。那案目把他們趕開了。才讓我們坐。張君摸出兩塊錢來付兩張七角錢的戲票。張君對我說。這種案目先把好的坐位給鄙夫坐。等到有好的機會。就把他們趕開了。借此可以向新來的觀客多索取小賚。這便是他們移花接木的方法。

我們看的那齣戲是元朝的戲叫做「六月雪」。這本戲梅蘭芳表演得有聲有色。戲台靠後的帳上繡的是梅花和蘭花。暗示梅蘭芳的姓名。「六月雪」劇中的幾個劊子手都穿了白緇條的紅褲子。牽了犯人上台。那犯人也穿一件淡藍色美麗的長袍。有幾個劊子手畫的花臉紅面很顯。雖然這種臉譜是很不近情理的。却能夠引起

觀客的注意。那劊子手所說的話我們可以引來說明優伶怎樣穿插諷語。他說道：「什麼，你這樣輕的年紀怎麼犯了殺人罪呢。你可知道今天你要殺頭了。這件事教訓你以後不許再犯了。」那無辜的年輕犯人臉上微微一笑。這種情形和莎士比亞悲劇中許多趣話很相似。行刑之後，天上下大雪。不過擊些紙片從上面拋下罷了。

在另外一個新劇場中。我們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戲劇。這種戲經上海流行到北京。這個劇場所演的戲便是中國人所謂新劇。一天晚上我到新世界去看新劇。這新世界是一所四層的大建築。祇要化三角錢，就可以看老戲新劇。聽說書大鼓。看影戲走繩索變戲法弄槍棒。還有中西大菜茶社彈子房滾球路回凸玻璃鏡以及各式畫片的西洋鏡等等。

單說這新劇場內已擠滿了觀客。台上演員穿的衣服很有些仿歐洲式樣。說的話是中國語。又沒有音樂助表現動作之用。不過各幕中間有一班實業校的兒童在戲台後角上奏一曲「約翰勃郎的身體」和其他樂歌罷了。這時台上演的那本戲。他的

情節是說一個女人誘引一個男子到家裏，却預先和幾個人商量好，向那個男子敲一筆竹槓。（譯者按這就是仙人跳。）這女人穿一件紅綢背心，灰藍色的裙，另外穿一件緊身衣服，所以她的皮膚也顯露於外，不像中國一般女子把胸索縛得坦平，這女人是男子扮的，他說話的聲音完全逼緊喉嚨做出來的，有許多愛情方面的表演，中國戲台上還沒有人知道，當那優伶扮着惡徒，聲勢兇兇的走上場，把領結翻在外面，把帽子跌在眼梢上的時候，觀客就齊聲喝采，有時演員模仿西洋禮節，以致和女人談話時，竟把外衣脫下來掛在臂上，把簇新的紅弔褲帶也露在外面，真是可笑，每幕都有佈景，那佈景上畫的或是室中陳設，或是街道電桿等，雖是模仿西式，卻很醜陋，這本戲演來很慢，有演不完的樣子，講到模仿我們西洋墮落的感情劇真是傷心，但是比起印度來稍為好些，因為在加爾加答孟買等處，印度的舊戲差不多完全廢棄了。

中國舊戲有牢不可破的習慣和例規，他和角色很有關係，最重要的角色是老生老旦正生正旦和花旦，每個優伶祇去一種角色，兼別種的很少，那小丑很是重要。

他在中國戲台上的位置。和歐洲中世紀時的小丑一般。小丑在台上可以插入打諢。不過要博得人家歡喜笑謔也很不容易。雖然他是可以借題發揮說說趣話。也要迎合觀衆的心理。

北京的警察在世界上要算辦得最好了。他們對於戲館立了許多規則。每個戲館須向警局註冊。每次開演須繳五塊錢的戲捐。戲場中須留下幾個坐位給警察維持秩序。場中走的路不許把坐位塞住。一切淫戲不准開演。就是新排的戲先要交警局檢查過方准開演。戲館內須男女分坐。這是東方特色。使我們西洋人要回想到莎士比亞時。婦女也坐在指定的廂樓上。北京的警署還要主張婦女廂樓上。要換用女案目和女茶房。并且另闢一扇門給婦女出入。那規則上不許觀客坐在台上。也和依利沙伯時代情形差不多。還有一條規則說「如戲劇節目擅自變更。或觀客有以茶杯擲擊優伶。及其擾亂秩序情形。一律拘送就近警署重辦」云云。因此戲館中的秩序都很好。我從未見有觀客滋鬧的事情發生。

有一次我同幾位紐約人去看梅蘭芳的名劇「貴妃醉酒」。一位客人說道。「如果

這齣戲都許開演。那麼什麼戲是警局禁止演呢。『因我的要求。中國警察署不但給我許多限止戲館的規則。並且另外有一張禁止開演的戲目。因此我知道戲台幕後上面一張匾額和一副對聯上所刻金字。表明演劇的道德觀念。很值得注意了。把上面說的金字和台上所演的戲比較。你可以記得斯密士 Arthur Smith 所說。惟中國人最講究『置適當的話了。大概淫戲都是禁止表演。至於袒胸裸體那更不成問題。非但沒有見過。我相信不會發現的。』

「雙釘計」一劇列入禁演的戲目內。情節如下。一個婦人因和別的男子私通。就把本夫謀殺了。但是那官廳找不出他致死的原因。可是上頭公事很緊急。限檢察官一定要把這件事破案。否則要把檢察官殺頭。檢察官回到家裏鬱鬱不樂。就把這件難事告訴老婆。他的老婆問他沒有把死者的頭髮根詳細看過。檢察官連忙再去驗屍。只見一隻釘深入死者頭內。後來皇上知道了這件事。下令把檢察官的老婆拿辦。經一番審問。她供稱曾經將前夫一般的釘死後。把髮辮結縲傷痕。所以她推想這件事恐怕也是用這條計。結果這兩個婦人同時正法。這齣戲禁止開

演。是防一般婦女學了這條計。就知道如何把丈夫謀害了。

還有一齣戲叫「殺子報」也是禁演的。講一個婦人同和尚通奸。給她的兒子知道了。她恐怕兒子要宣揚她的醜事。就把她的兒子殺死。孩子的阿姊將奸情告訴他的教書先生。再由教書先生替他伸冤。結果那婦人和尚都正法。這本戲的故事是的確發現在河南省裏大約四十年前。這個阿姊到老來親眼着這本戲在台上表演。受了很大的感觸。正和著名殺人犯脫沙夫人 Madame Tussaud 的好兒子看到他母親的臘像。就想起他父親被害情形一般。中國當局禁演此劇。因為這母親殺子的事太真實了。

中國戲館逢到節期往往演應時的戲。最有名的應時戲叫做「渡銀河」。在陰歷七月初七日演的。這段故事說天上有雙星就是牛郎和織女的相會。據說天上一位仙女思念凡塵。下嫁給一個牧牛郎。她在世上劫數已滿。便回到天上去。那牛郎也因為他神相助。跟着他上天。但是天神妒忌他們的愛情。把他們分居在天河（即銀河）的兩岸。天神娘娘着他們別離的苦楚。就許他們每年一夜相會一次。因此

在七·初七這晚上·有無數的喜鵲飛上天去·在天河上築一座鵲橋·預備兩個情人在此相會·關於這段故事·記的文章和演的戲劇很多·而且各各不同·演應時戲的風俗·表示中國戲館和人民信仰的關係·猶中世紀時每逢耶穌復活節和聖誕日·都演聖劇一般·看近年來中國新排的幾本戲·就可以證明中國的戲劇·還沒有打破國家的範圍·仍舊保守本國的特色·

告白板上所見

仙翁

學堂裏的告白板·可以寫得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看看告白板
 某學堂裏的告白板·大概可寫得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看看告白板
 鐘聲·白板上抄下來的·雖是字句不忙·倒也有意思·從南市
 古·一調·羹舉處·碗·聲·且·嘔·吐·子·來·時·雨·驟·吞·儘·管·他
 穢·淚·行·無·暇·拭·且·嘔·吐·子·來·時·雨·驟·吞·儘·管·他
 我·潔·塞·向·五·臟·俄·頃·之·間·其·聲·盡·啖·光·他·臉·一·抹·飽·他·笑
 妨·見·事·一·例·此·特·一·椿·其·聲·盡·啖·光·他·臉·一·抹·飽·他·笑
 妨·見·事·一·例·此·特·一·椿·其·聲·盡·啖·光·他·臉·一·抹·飽·他·笑

北京的戲館

41111

瓜皮帽底故事

現在社會上最普通的帽子。要瓜皮帽子。攷瓜皮帽的發明者。是明太祖朱元璋。當他統一天下後。就想出這一種帽子的意思。用六方布縫起來的。六合統。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所以在那時候。做清朝的。臣。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老算。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去。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總。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不。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頂。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實。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瓜。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皮。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帽。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子。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通。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的。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了。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至。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於。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於。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極。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是。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玲。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瓏。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一。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一。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六。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合。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統。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一。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帽。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子。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一。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條。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圍。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着。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取。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出。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這。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一。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種。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帽。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子。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上。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面。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者。他朝。上朝。的。時候。要頂瓜皮帽子。

投稿規則

- (一) 小說稿不收
- (二) 與上海無關係之稿不收
- (三) 歡迎有趣味而實際之稿
- (四) 三千字以上者不收一千字以內者最爲合用
- (五) 報翻每千字自二元至八元不等
- (六) 原稿概不退還

廣告價目表

每一期	特別地位	普通地位
全面	二十元	十元
半面	十四元	七元
四分之一	八元	四元

民國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上海江西路天津路口永源里

不許轉載

編輯者 乙丑社編輯部
 發行者 新上海雜誌發行所
 代印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代售者 上海各大書店

價目表

每一册	小洋二角
半年六册	小洋八角 連郵
全年十二册	大洋一元 連郵

南貨同業公會同人敬告

同業推銷中國根泰廠國產

美味和合粉
和合醬油精

中國根泰廠創製之美味和合粉和合醬油精兩種。係純粹國貨。其質地之素淨。滋味之鮮美。同人等屢經考驗。實遠駕舶來品之上。茲特介紹於同業諸公之前。務希儘力提倡。代為推銷。俾得為國家減少漏卮。挽回利益。想我同業諸公。皆熱心愛國定能樂予贊助也。

介紹者南貨同業公會同人

- | | | | | | | |
|-----|-----|-----|-----|-----|-----|-----|
| 方桂 | 張宏權 | 沈元楷 | 印桂卿 | 田綬章 | 陳葆潤 | 陸文荃 |
| 潘治銘 | 沈菊初 | 周之興 | 朱慶藩 | 鄧傑初 | 方長和 | 陳興齋 |
| 潘山喬 | 彭容如 | 胡鑑人 | 郭振鏞 | 朱叔忠 | 汪體文 | 徐克生 |
| 魯家福 | 唐良增 | 陳鄂華 | 顧鴻達 | 朱寶潤 | 周大椿 | 程東屏 |
| 陶蓮生 | 許蔭生 | 沈少球 | 蘇慶遠 | 王錦銓 | | |

根泰廠總發行所。西藏路大世界西首 電話中央七六八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